

通鑑紀事本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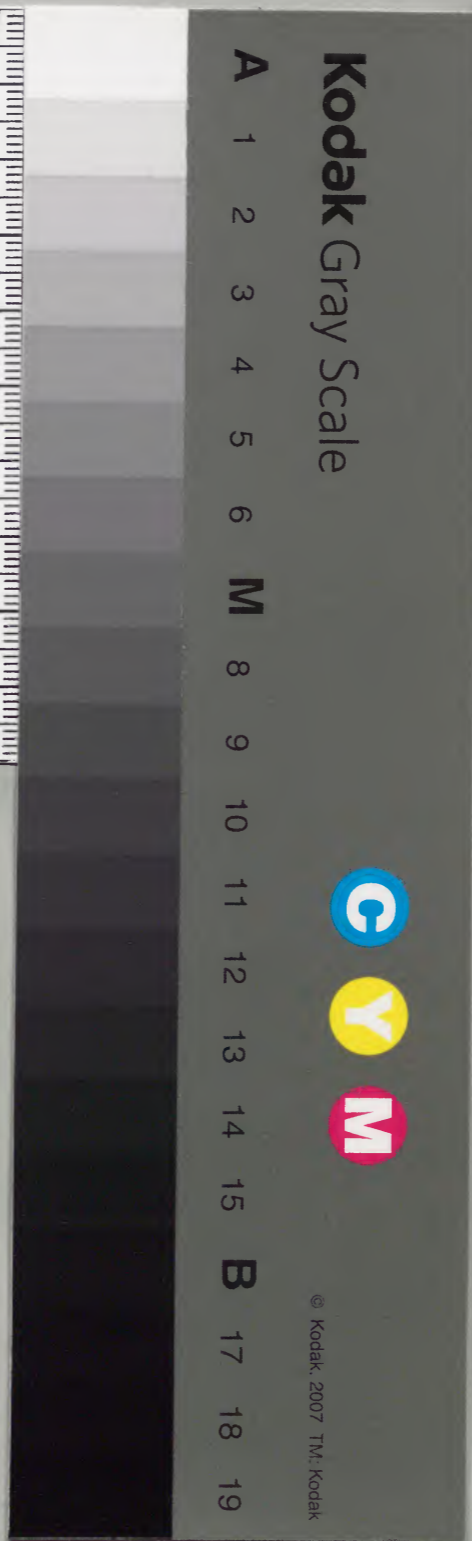
卷二百二十七
後唐滅梁
卷二百二十八
莊宗滅蜀



漢書門	八八二	函	六	架	冊
類	號	一	七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811
	冊數	60 (56)
	函號	285 44

內閣文庫	漢書	八八二	函	六	架	冊
	類	號	一	七	架	冊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七 漢草文庫

宋 建安袁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後唐滅梁

唐昭宗天祐元年夏閏四月更命魏博曰大雄軍進
天雄節度使長沙郡王羅紹威爵鄴王

昭宣帝天祐二年七月庚午夜天雄牙將李公佺與
牙軍謀亂羅紹威覺之公佺焚府舍剽掠犇滄州

三年 初田承嗣鎮魏博選募六州驍勇之士五千



羅紹威惡牙
軍驕橫結朱
全忠以計誅
之

人爲牙軍厚其給賜以自衛爲腹心自是父子相繼
親黨膠固歲久益驕橫小不如意輒族舊帥而易之
自史憲誠以來皆立於其手天雄節度使羅紹威心
惡之力不能制朱全忠之圍鳳翔也紹威遣軍將楊
利言密以情告全忠欲借其兵以誅之全忠以事方
急未暇如其請陰許之及李公佺作亂紹威益懼復
遣牙將臧延範趣全忠全忠乃發河南諸鎮兵七萬
遣其將李思安將之會魏鎮兵屯深州樂城聲言擊
滄州討其納李公佺也會全忠女適紹威子廷規者

卒全忠遣客將馬嗣勳實甲兵於橐中選長直兵千
人爲擔夫帥之入魏詐云會葬全忠自以大軍繼其
後云赴行營牙軍皆不之疑正月庚午紹威潛遣
人人庫斷弓弦甲櫜是夕紹威帥其奴客數百與嗣
勳合擊牙軍牙軍欲戰而弓甲皆不可用遂闔營燼
之凡八千家嬰孺無遺詰旦全忠引兵入城羅紹
威旣誅牙軍魏之諸軍皆懼紹威雖數撫諭之而猜
怨益甚朱全忠營於魏州城東數旬將北巡行營會
天雄牙將史仁遇作亂聚衆數萬據高唐自稱留後

天雄牙將史
仁遇作亂李
周彝符道昭
擊斬之

通鑑紀事 卷一百一十一
天雄巡內州縣多應之。全忠移軍入城，遣使召行營兵還攻高唐。至歷亭，魏兵在行營者作亂，與仁遇相應。元帥府左司馬李周燹、右司馬符道昭擊之，所殺殆半。進攻高唐，克之。城中兵民無少長，皆死。擒史仁，遇鋸殺之。先是，仁遇求救於河東及滄州，李克用遣其將李嗣昭將三千騎攻邢州以救之。時邢州兵纔二百，圍練使牛存節守之。嗣昭攻七日不克，全忠遣右長直都將張筠將數千騎助存節守城。筠伏兵於馬嶺，擊嗣昭敗之。嗣昭遁去。義昌節度使劉守文遣

李嗣昭敗于張筠

兵萬人攻貝州，又攻冀州，拔蓆縣，進攻阜城。時鎮州大將王釗攻魏州，叛將李重霸於宗城，全忠遣歸救冀州。滄州兵去，四月丙午，重霸棄城走，汴將胡規追斬之。五月丁巳，朱全忠如洛州，遂巡北邊，視戎備，還入于魏。秋七月，朱全忠克相州。時魏之亂兵散，據貝博澶相衛州，及魏之諸縣。全忠分命諸將攻討，至是悉平之。引兵南還，全忠留魏半歲，羅紹威供億，所殺牛羊豕近七十萬，資糧稱是。所賂遺又近百萬，比去，蓄積爲之一空。紹威雖去，其逼而魏兵自是衰。

朱全忠克相州

羅紹威供億全忠蓄積一空，魏兵衰弱，自悔其錯。

弱紹威悔之謂人曰合六州四十三縣鐵不能爲此錯也壬申全忠至大梁八月朱全忠以幽滄相首尾爲魏患欲先取滄州甲辰引兵發大梁九月辛亥朔朱全忠自白馬度河丁卯至滄州軍於長蘆滄人不出羅紹威饋運自魏至長蘆五百里不絕於路又建元帥府舍於魏所過驛亭供酒饌幄幕什器上下數十萬人無一不備劉仁恭救滄州戰屢敗乃下令境內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悉自備兵糧詣行營軍發之後有一人在閭里刑無赦或諫曰今老弱

悉行婦人不能轉餉此令必行濫刑者衆矣乃命勝執兵者盡行文其面曰定霸都十人則文其腕或臂曰一心事主於是境內士民穉孺之外身無不文者得兵十萬軍於瓦橋時汴軍築壘圍滄州烏鼠不能通仁恭畏其彊不敢戰城中食盡丸土而食或互相掠啖朱全忠使人說劉守文曰援兵勢不相及何不早降守文登城應之曰僕於幽州父子也梁王方以大義服天下若子叛父而來將安用之全忠愧其辭直爲之緩攻冬十月劉仁恭求救於河東前後百

劉守文正言
全忠緩攻

劉仁恭求救於河東李克用不許子存勗諫乃發兵

通鑑紀事 卷三十一 四
餘輩李克用恨仁恭反覆竟未之許其子存勗諫曰
今天下之勢歸朱溫者什七八雖疆大如魏博鎮定
莫不附之自河以北能為溫患者獨我與幽滄耳今
幽滄為溫所困我不與之併力拒之非我之利也夫
為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嘗困我而我救其急以德
懷之乃一舉而名實附也此乃吾復振之時不可失
也克用以為然與將佐謀召幽州兵與攻潞州曰於
彼則可以解圍於我則可以拓境乃許仁恭和召其
兵仁恭遣都指揮使李溥將兵三萬詣晉陽克用遣

昭宗凶計至潞州丁會編素流涕降于克用

今忠將攻滄州聞潞州不守引兵還

其將周德威李嗣昭將兵與之共攻潞州 十二月
朱全忠分步騎數萬遣行軍司馬李周彝將之自河
陽救潞州 初昭宗凶計至潞州昭義節度使丁會
帥將士縞素流涕久之及李嗣昭攻潞州會舉軍降
於河東李克用以嗣昭為昭義留後會見克用泣曰
會非力不能守也梁王陵虐唐室會雖受其舉拔之
恩誠不忍其所為故來歸命耳克用厚待之位於諸
將之上已已朱全忠命諸軍治攻具將攻滄州壬申
聞潞州不守甲戌引兵還先是調河南北芻糧水陸

輸軍前諸營山積全忠將還命悉焚之煙炎數里在舟中者鑿而沉之劉守文使遺全忠書曰王以百姓之故赦僕之罪解圍而去王之惠也城中數萬口不食數月矣與其焚之爲煙沉之爲泥願乞其所餘以救之全忠爲之留數困以遺之滄人賴以濟河東兵進攻澤州不克而退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春正月辛巳梁王休兵于貝州河東兵猶屯長子欲窺澤州王命保平節度使康懷貞悉發京兆同華之兵屯晉州以備之三月甲

辰唐昭宣帝禪位于梁夏四月壬戌梁王卽皇帝位乙亥下制削奪李克用官爵五月壬辰命保平節度使康懷貞將兵八萬會魏博兵攻潞州六月康懷貞至潞州晉昭義節度使李嗣昭副使李嗣弼閉城拒守懷貞晝夜攻之半月不克乃築壘穿虬蟻塹而守之內外斷絕晉王以蕃漢都指揮使周德威爲行營都指揮使帥馬軍都指揮使李嗣本馬步都虞候李存璋先鋒指揮使史建塘鐵林都指揮使安元信橫衝指揮使李嗣源騎將安金全救潞州嗣

弼克脩之子嗣本本姓張建塘敬思之子金全代北人也。晉兵攻澤州，帝遣左神勇軍使范居實將兵救之。秋八月，晉周德威壁于高河，康懷貞遣親騎都頭秦武將兵擊之，武敗。丁巳，帝以亳州刺史李思安代懷貞為潞州行營都統，黜懷貞為行營都虞候。思安將河北兵西上，至潞州城下，更築重城，內以防犇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調山東民饋軍糧，德威日以輕騎抄之。思安乃自東南山口築甬道，屬於夾寨。德威與諸將互往攻之，排牆填塹，一晝夜間數十

梁李思安攻潞州周德威拒之

發。梁兵疲於犇命，夾寨中出芻牧者，德威輒抄之。於是梁兵閉壁不出。冬十一月，晉王命李存璋攻晉州，以分上黨兵勢。十二月壬戌，詔河中陝州發兵救之。丁卯，晉兵寇洛州。

二年春正月，晉王疽發於首，病篤。周德威等退屯亂柳。晉王命其弟內外蕃漢都知兵馬使振武節度使克寧監軍張承業大將李存璋、吳珙、掌書記盧質立其子晉州刺史存勗為嗣，曰：「此子志氣遠大，必能成吾事。」爾曹善教導之。辛卯，晉王謂存勗曰：「嗣昭厄於

晉王病篤命李克寧張承業李存璋吳珙盧質立其子存勗為嗣

重圍吾不及見矣。俟葬畢，汝與德威輩速竭力救之。又謂克寧等曰：以亞子累汝，亞子存勗小名也。言終而卒。克寧綱紀軍府，中外無敢誼譁。克寧以總兵柄，有次立之勢。時上黨圍未解，軍中外以存勗年少，多竊議者。人情恟恟，存勗懼，以位讓克寧。克寧曰：汝冢嗣也，且有先王之命，誰敢違之？將吏欲謁見存勗，存勗方哀哭，久未出。張承業入謂存勗曰：大孝在不墜基業，多哭何為？因扶存勗出襲位，為河東節度使。晉王李克寧首帥諸將拜賀。王悉以軍府事委之。以李

晉王卒張承業扶存勗出襲位李克寧帥諸將拜賀

存璋為河東軍城使，馬步都虞候。先王之時，多寵借胡人，及軍士侵擾市肆，存璋既領職，執其尤暴橫者戮之。旬月間，城中肅然。李思安等攻潞州，久不下。士卒疲弊，多逃亡。晉兵猶屯余吾寨。帝疑晉王克用詐死，欲召兵還，恐晉人躡之，乃議自至澤州，應接歸師。且召匡國節度使劉知俊將兵趣澤州。三月壬申朔，帝發大梁，丁丑次澤州。辛巳，劉知俊至。壬午，以知俊為潞州行營招討使。帝以李思安久無功，亡將校四十餘人，士卒以萬計，更閉壁自守。遣使召諸

梁削李思安官爵

行在甲午削思安官爵勒歸本貫克役斬監押楊敏
 貞晉李嗣昭固守踰年城中資用將竭嗣昭登城宴
 諸將作樂流矢中嗣昭足嗣昭密拔之座中皆不覺
 帝數遣使楊嗣昭詔諭降之嗣昭焚詔書斬使者帝
 留澤州旬餘欲召上黨兵還遣使就與諸將議之諸
 將以為李克用死余吾兵且退上黨孤城無援請更
 留旬月以俟之帝從之命增運芻糧以饋其軍劉知
 俊將精兵萬餘人擊晉軍斬獲甚衆表請自留攻上
 黨車駕宜還京師帝以關中空虛慮岐人侵同華命

周德威事晉
 王存勗甚恭

知俊休兵長子旬日退屯晉州侯五月歸鎮初晉

王克用卒周德威握重兵在外國人皆疑之晉王存

勗召德威使引兵還夏四月辛丑朔德威至晉陽

留兵城外獨徒步而入伏先王樞哭極哀退謁嗣王

禮甚恭衆心由是釋然夾寨奏余吾晉兵已引去

帝以為援兵不能復來潞州必可取丙午自澤州南

還壬子至大梁梁兵在夾寨者亦不復設備晉王與

諸將謀曰上黨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且

朱温所憚者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為童子未閑軍

晉王謀救上
 黨破朱温張
 承業勸行

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趣○之○出○其○不○意○破○
 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張○承○業○亦○勸○
 之○行○乃○遣○承○業○及○判○官○王○緘○乞○師○於○鳳○翔○又○遣○使○賂○
 契○丹○王○阿○保○機○求○騎○兵○岐○王○衰○老○兵○罷○財○竭○竟○不○能○
 應○晉○王○大○閱○士○卒○以○前○昭○義○節○度○使○丁○會○為○都○招○討○
 使○甲○子○帥○周○德○威○王○發○晉○陽○已○巳○晉○王○軍○于○黃○碾○
 距○上○黨○四○十○五○里○五○月○辛○未○朔○晉○王○伏○兵○三○垂○岡○
 下○詰○旦○大○霧○進○兵○直○抵○夾○寨○梁○軍○無○斥○候○不○意○晉○兵○
 之○至○將○士○尚○未○起○軍○中○驚○擾○晉○王○命○周○德○威○李○嗣○源○

晉王使周德威李嗣源出兵斬符道昭解上黨圍與李嗣昭相見

分○兵○為○二○道○德○威○攻○西○北○隅○嗣○源○攻○東○北○隅○填○塹○燒○
 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南○走○招○討○使○符○道○昭○馬○倒○為○
 晉○人○所○殺○失○亡○將○校○士○卒○以○萬○計○委○棄○資○糧○器○械○山○
 積○周○德○威○等○至○城○下○呼○李○嗣○昭○曰○先○王○已○薨○今○王○自○
 來○破○賊○夾○寨○賊○已○去○矣○可○開○門○嗣○昭○不○信○曰○此○必○為○
 賊○所○得○使○來○誑○我○耳○欲○射○之○左○右○止○之○嗣○昭○曰○王○果○
 來○可○見○乎○王○自○往○呼○之○嗣○昭○見○王○白○服○大○慟○幾○絕○城○
 中○皆○哭○遂○開○門○初○德○威○與○嗣○昭○有○隙○晉○王○克○用○臨○終○
 謂○晉○王○存○勗○曰○進○通○忠○孝○吾○愛○之○深○今○不○出○重○圍○豈

德威與嗣昭
歡好如初

德威不忘舊怨。邪汝爲吾以此意諭之。若潞圍不解。吾死不瞑目。進通嗣昭小名也。晉王存勗以告德威。德威感泣。由是戰夾寨甚力。旣與嗣昭相見。遂歡好如初。康懷貞以百餘騎自天井關遁歸。帝聞夾寨不守。大驚。旣而歎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爲不亡矣。至如吾兒豚犬耳。詔所在安集散兵。周德威李存璋乘勝進趣澤州。刺史王班素失人心。衆不爲用。龍虎統軍牛存節自西都將兵應接。夾寨潰。兵至天井關。謂其衆曰。澤州要害地。不可失也。雖無詔旨。當救之。

周德威李存
璋乘勝趣澤
州梁牛存節
劉知俊救之
乃退

衆皆不欲。曰。晉人勝氣方銳。且衆寡不敵。存節曰。見危不救。非義也。畏敵彊而避之。非勇也。遂舉策引衆而前。至澤州。城中人已縱火。誼譟欲應。晉王班閉牙城自守。存節至。乃定。晉兵尋至。緣城穿地道攻之。存節晝夜拒戰。凡旬有三日。劉知俊自晉州引兵救之。德威焚攻具。退保高平。晉王歸晉陽。休兵行賞。以周德威爲振武節度使。同平章事。命州縣舉賢才。黜貪殘。寬租賦。撫孤窮。伸冤濫。禁姦盜。境內大治。以河東地狹兵少。乃訓練士卒。令騎兵不見敵。無得乘馬。部

德威士卒精
整兼山東取
河南

李嗣昭完復
軍城

漢
漢
漢

分已定。無得相踰越。及留絕以避險。分道並進。期會無得差畧刻。犯者必斬。故能兼山東。取河南。由士卒精整故也。潞州圍守歷年。士民凍餓死者大半。市里蕭條。李嗣昭勸課農桑。寬租緩刑。數年之間。軍城完復。壬辰。夾寨諸將詣闕待罪。皆赦之。帝賞牛存節。全澤州之功。以為六軍馬部都指揮使。六月。帝欲自將擊潞州。丁卯。詔會諸道兵。秋九月。晉周德威。李嗣昭將兵三萬出陰地關。攻晉州。刺史徐懷玉拒守。帝自將救之。丁丑。發大梁。乙酉。至陝州。周德威

等聞帝將至。乙未。退保隰州。冬十月丁巳。帝還大梁。

三年春三月。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師厚兼潞州行營四面招討使。秋八月。岐王約晉王使攻晉絳。晉王引兵南下。先遣周德威等將兵出陰地關。攻晉州。刺史邊繼威悉力固守。晉兵穿地道。陷城二十餘步。城中血戰。拒之一夕。城復成。詔楊師厚將兵救晉州。周德威以騎扼蒙阮之險。師厚擊破之。進抵晉州。晉兵解圍遁去。

四年鎮定自帝踐阼以來雖不輸常賦而貢獻甚勤會趙王鎔母何氏卒庚申遣使弔之且授起復官時鄰道弔客皆在館使者見晉使歸言於帝曰鎔潛與晉通鎮定勢彊終恐難制帝深然之冬十月遣鎮國節度使楊師厚相州刺史李思安將兵屯澤州以圖上黨十一月己丑以寧國節度使同平章事王景仁克北衙行營都指揮招討使潞州副招討使韓勅副之以李思安為先鋒將趣上黨尋遣景仁等屯魏州楊師厚還陝上疑趙王鎔貳於晉且欲因

梁遣杜廷隱
丁延徽圖趙
王鎔鎔求援
於燕晉王處
直欲推晉為
盟主晉將疑
鎔詐王獨決
計發兵

鄴王紹威卒除移鎮定會燕王守光發兵屯涑水欲侵定州上遣供奉官杜廷隱丁延徽監魏博兵三千分屯深冀聲言恐燕兵南寇助趙守禦又云分兵就食趙將石公立戍深州白趙王鎔請拒之鎔遽命開門移公立於外以避之公立出門指城而泣曰朱氏滅唐社稷三尺童子知其為人而我王猶恃姻好以長者期之此所謂開門揖盜者也惜乎此城之人今為虜矣梁人有亡犇真定以其謀告鎔者鎔大懼又不敢先自絕但遣使詣洛陽訴稱燕兵已還與定州

講和如故。深冀民見魏博兵入，奔走驚駭，乞召兵還。上遣使詣真定，慰諭之。未幾，廷隱等閉門，盡殺趙戍兵，乘城拒守。鎔始命石公立攻之，不克，乃遣使求援於燕。晉鎔使者至晉陽，義武節度使王處直使者亦至，欲共推晉王爲盟主，合兵攻梁。晉王會將佐謀之，皆曰：鎔久臣朱溫，歲輸重賂，結以昏姻，其交深矣。此必詐也。宜徐觀之。王曰：彼亦擇利害而爲之耳。王氏在唐世，猶或臣或叛，況肯終爲朱氏之臣乎？彼朱溫之女，何如壽安公主？今救死不贍，何顧婚姻？我若疑

而不救，正墮朱氏計中。宜趣發兵赴之。晉趙叶力破梁必矣。乃發兵遣周德威將之，出井陘，屯趙州。鎔使者至幽州，燕王守光方獵，幕僚孫鶴馳詣野，謂守光曰：趙人來乞師，此天欲成王之功業也。守光曰：何故？對曰：比常患其與朱溫膠固，溫之志非盡吞河朔不已。今彼自爲讎敵，王若與之併力破梁，則鎮定皆歛衽而朝燕矣。王不早出師，但恐晉人先我矣。守光曰：王鎔數負約，今使之與梁自相弊，吾可以坐承其利。又何救焉？趙使者交錯於路，守光竟不爲出兵。自是

孫鶴請劉守光救趙不從

鎮定復稱唐天祐年號。復以武順爲成德軍司天言。來月太陰虧，不利宿兵於外。上召王景仁等還洛陽。十二月己未，上聞趙與晉合，晉兵已屯趙州，乃命王景仁等將兵擊之。庚申，景仁等自河陽渡河，會羅周翰兵，合四萬軍于邢洛。丁丑，王景仁等進軍柏鄉。趙王鎔復告急於晉，晉王以蕃漢副總管李存審守晉陽，自將兵自贊皇東下。王處直遣將將兵五千以從。辛巳，晉王至趙州，與周德威合，獲梁芻蕘者二百人，問之曰：「初發洛陽，梁主有何號令？」對曰：「梁主戒

批

上將云：鎮州反覆，終爲子孫之患。今悉以精兵付汝，鎮州雖以鐵爲城，必爲我取之。晉王命送於趙。壬午，晉王進軍，距柏鄉三十里，遣周德威等以胡騎迫梁營。桃戰，梁兵不出。癸未，復進距柏鄉五里，營於野河之北。又遣胡騎迫梁營，馳射且詬之。梁將韓勅等將步騎三萬分三道追之，鎧冑皆被繒綺，鑲金銀，光彩炫曜。晉人望之，奪氣。周德威謂李存璋曰：「梁人志不在戰，徒欲曜兵耳。不挫其銳，則吾軍不振。乃徇于軍，曰：彼皆汴州天武軍屠酷傭販之徒耳。衣鎧雖鮮，十

周德威挫梁人之銳

王欲速戰周
德威請持重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不能當汝一擒獲一夫足以自富此乃奇貨不可失也。德威自帥精騎千餘擊其兩端左馳右突出入數四俘獲百餘人且戰且却距野河而止梁兵亦退德威言於晉王曰賊勢甚盛宜按兵以待其衰王曰吾孤軍遠來救人之急三鎮烏合利於速戰公乃欲按兵持重何也德威曰鎮定之兵長於守城短於野戰且吾所恃者騎兵利於平原廣野可以馳突今壓賊壘門騎無所展其足且衆寡不敵使彼知吾虛實則事危矣王不悅退臥帳中諸將莫敢言德威往見張

承業曰大王驟勝而輕敵不量力而務速戰今去賊咫尺所限者一水耳彼若造橋以薄我我衆立盡矣不若退軍高邑誘賊離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別以輕騎掠其饋餉不過踰月破之必矣承業入褰帳撫王曰此豈王安寢時邪周德威老將知兵其言不可忽也王蹶然而興曰予方思之時梁兵閉壘不出有降者詰之曰景仁方多造浮橋王謂德威曰果如公言是日焚營退保高邑

乾化元年柏鄉比不儲芻梁兵刈芻自給晉人以遊

軍抄之。梁兵不出。周德威使胡騎環營馳射而詬之。梁兵疑有伏，愈不敢出。劉屋茅坐席以飼馬，馬多死。春正月丁亥，周德威與別將史建瑋、李嗣源將精騎三千，壓梁壘門而詬之。王景仁、韓勅怒，悉衆而出。德威等轉戰而北，至高邑南。李存璋以步兵陳於野河之上。梁兵橫亘數里，競前奪橋，鎮定步兵禦之，勢不能支。晉王謂匡衛都指揮使李建及曰：「賊過橋，則不可復制矣。」建及選卒二百，援槍大譟，力戰却之。建及許州人，姓王，李罕之之假子也。晉王登高丘以望曰：

周德威等大捷，梁王景仁、韓勅、李思安敗走。

梁兵爭進而囂，我兵整而靜，我必勝。戰自巳至午，勝負未決。晉王謂周德威曰：「兩軍已合，勢不可離，我之興亡在此一舉。我爲公先登，公可繼之。」德威叩馬而諫曰：「觀梁兵之勢，可以勞逸制之，未易以力勝也。彼去營三十餘里，雖挾糗糧，亦不暇食。日昃之後，饑渴內迫，矢刃外交，士卒勞倦，必有退志。當是時，我以精騎乘之，必大捷於今，未可也。」王乃止。時魏滑之兵陳於東，宋汴之兵陳於西，至晡，梁軍未食，士無鬪志。景仁等引兵稍却，周德威疾呼曰：「梁兵走矣！」晉兵大譟。

通鑑紀事 卷一百一十七
爭進。魏滑兵先退。李嗣源帥眾譟於西陳之前。曰：東陳已走。爾何久留。梁兵互相驚怖。遂大潰。李存璋引步兵乘之。呼曰：梁人亦吾人也。父兄弟。餉軍者勿殺。於是戰士悉解甲投兵而棄之。囂聲動天地。趙人以深冀之憾。不顧剽掠。但奮白刃追之。梁之龍驤神捷精兵殆盡。自野河至柏鄉。僵尸蔽地。王景仁、韓勅、李思安以數十騎走。晉兵夜至柏鄉。梁軍已去。棄糧食資財器械不可勝計。凡斬首二萬級。李嗣源等追犇至邢州。河朔大震。保義節度使王檀嚴備。然後開

城納敗卒。給以資糧。散遣歸本道。晉王收兵屯趙州。杜廷隱等聞梁兵敗。棄深冀而去。悉驅二州丁壯爲奴婢。老弱者坑之。城中存者壞垣而已。癸巳。復以楊師厚爲北面都招討使。將兵屯河陽。收集散兵。旬餘得萬人。己亥。晉王遣周德威、史建瑭將三千騎趣澶。魏張承業、李存璋以部兵攻邢州。自以大軍繼之。移檄河北州縣。諭以利害。帝遣別將徐仁溥將兵千人自西山夜入邢州。助王檀城守。己酉。罷王景仁招討使。落平章事。二月己未。晉王至魏州。攻之不克。上

晉王觀河于
黎陽梁兵遁
去

以羅周翰年少且忌其舊將佐庚申以戶部尚書李
振爲天雄節度副使命杜廷隱將兵千人衛之自楊
劉濟河間道夜入魏州助周翰城守癸亥晉王觀河
於黎陽梁兵萬餘將度河聞晉王至皆棄舟而去
乙丑周德威自臨清攻貝州拔夏津高唐攻博州拔
東武朝城攻澶州刺史張可臻棄城走帝斬之德威
進攻黎陽拔臨河淇門逼衛州掠新鄉共城庚午帝
帥親軍屯白司馬阪以備之楊師厚自磁相引兵
救邢魏壬申晉解圍去師厚追之逾漳水而還邢州

趙王鎔常遣
養子德明從
晉王征討

圍亦解師厚留屯魏州趙王鎔自來謁晉王於趙州
大犒將士自是遣其養子德明將三十七都常從晉
王征討德明本姓張名文禮燕人也壬午晉王發趙
州歸晉陽留周德威等將三千人戍趙州夏六月
帝命楊師厚將兵三萬屯邢州秋七月趙王鎔以
楊師厚在邢州甚懼會晉王于承天軍晉王謂鎔父
友也事之甚恭鎔以梁寇爲憂晉王曰朱溫之惡極
矣天將誅之雖有師厚輩不能救也脫有侵軼僕自
帥衆當之叔父勿以爲憂鎔捧卮爲壽謂晉王爲四

晉趙交周

十六舅鎔幼子昭誨從行晉王斷衿為盟許妻以女由是晉趙之交遂固九月帝聞晉趙謀入寇自將拒之戊戌以張宗奭為西都留守庚子帝發洛陽甲辰至衛州方食軍前奏晉軍已出井陘帝遽命輦北趣邢洛晝夜倍道兼行丙午至相州聞晉兵不出乃止冬十月甲寅夜帝發相州乙卯至洹水是夜邊吏言晉趙兵南下帝即時進軍丙辰至魏縣或告云沙陀至矣士卒恐懼多逃亡嚴刑不能禁既而復告云無寇上下始定戊午貝州奏晉兵寇東武尋引去

帝以夾寨柏鄉屢失利故力疾北巡思一雪其恥意鬱鬱多躁忿功臣宿將往往以小過被誅眾心益懼既而晉趙兵竟不出十一月壬午帝南還

二年春二月甲子帝發洛陽從官以帝誅戮無常多憚行帝聞之益怒是日至白馬頓賜從官食多未至遣騎趣之於路左散騎常侍孫騰右諫議大夫張衍兵部郎中張雋最後至帝命撲殺之衍宗奭之侄也丙寅帝至武陟段明遠供饋有加於前丁卯至獲嘉帝追思李思安去歲供饋有闕貶柳州司戶告辭稱

梁主溫怒殺孫騰張衍張雋

梁主以供饋豐儉獎段明遠殺李思安

明遠之能曰觀明遠之忠勤如此見思安之悖慢何如尋長流思安於崖州賜死明遠後更名凝乙亥帝至魏州命都招討使宣義節度使楊師厚副使前河陽節度使李周彝圍棗彊招討應接使平盧節度使賀德倫副使天平留後袁象先圍蓨縣德倫河西胡人象先下邑人也戊寅帝至貝州帝晝夜兼行三月辛巳至下博南登觀津冢趙將符習引數百騎出巡邏不知是帝遽前逼之或告曰晉兵大至矣帝棄行幄亟引兵趣棗彊與楊師厚軍合習趙州人也棗

符習逼驅梁

師厚攻屠

彊城小而堅趙人取精兵數千守之師厚急攻之數日不下城壞復修死傷者以萬數城中矢石將竭謀出降有一卒奮曰賊自柏鄉喪敗以來視我鎮人裂背命今往歸之如自投虎狼之口耳困窮如此何用身為我請獨往試之夜縋城出詣梁軍詐降李周彝召問城中之備對曰非半月未易下也因謀曰某既歸命願得一劔効死先登取守城將首周彝不許使荷檐從軍卒得間舉檐擊周彝首踣地左右救至得免帝聞之愈怒命師厚晝夜急攻丙戌拔之無問老

李存審使史
建塘李嗣肱
收脩縣梁王
夜遁耕者逐
之

幼盡殺之流血盈城。初帝引兵度河，聲言五十萬。晉
忻州刺史李存審屯趙州，患兵少，禪將趙行實請入
土門避之。存審不可及，賀德倫攻脩縣。存審謂史建
塘、李嗣肱曰：「吾王方有事幽薊，無兵此來。南方之事，
委吾輩數人。今脩縣方急，吾輩安得坐而視之？使賊
得脩縣，必西侵深冀，患亦深矣。當與公等以奇計破
之。存審乃引兵扼下博橋，使建塘、嗣肱分道擒生。建
塘分其麾下爲五隊，隊各百人。一之衡水，一之南宮，
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自將一隊深入，與嗣肱遇梁軍。

之樵芻者皆執之，獲數百人。明日會於下博橋，皆殺
之，留數人斷臂縱去。曰：「爲我語朱公。晉王大軍至矣。」
時脩縣未下，帝引楊師厚兵五萬就賀德倫共攻之。
丁亥，始至縣西，未及置營。建塘、嗣肱各將三百騎，効
梁軍旗幟服色，與樵芻者雜行。日且暮，至德倫營門，
殺門者，縱火大譟，弓矢亂發，左右馳突。旣暝，各斬馘，
執俘而去。營中大擾，不知所爲。斷臂者復來曰：「晉軍
大至矣。」帝大駭，燒營夜遁，迷失道。委曲行百五十里，
戊子旦，乃至冀州。脩之耕者皆荷鋤奮挺逐之，委棄

梁主慙憤將
死被弑

通鑑綱目 卷一百一十一
軍資器械不可勝計。既而復遣騎覘之，曰：晉軍實未
來。此乃史先鋒遊騎耳。帝不勝慙憤，由是病增劇，不
能乘肩輿，留貝州旬餘。諸軍始集。乙巳，帝發貝州。
丁未，至魏州。夏四月乙卯，博王友文來朝，請帝還
東都。丁巳，發魏州。己未，至黎陽，以疾淹留。乙丑，至滑
州。己巳，帝至大梁。戊寅，帝發大梁。五月甲申，
帝至洛陽，疾甚。閏月壬戌，帝疾增甚。謂近臣曰：我
經營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餘孽更昌熾如此。吾觀
其志不小，天復奪我年，我死，諸兒非彼敵也。吾無葬
地矣。因哽咽絕而復蘇。六月戊寅，郢王友珪弑帝。
冬十一月，趙將王德明將兵三萬掠武城，至于臨
清，攻宗城，下之。癸丑，楊師厚伏兵唐店，邀擊，大破之。
斬首五千餘級。

均王乾化三年春二月，均王卽位于大梁。三月庚
戌，加楊師厚兼中書令，賜爵鄴王，賜詔不名，事無巨
細必咨而後行。夏五月，楊師厚與博州刺史劉守
奇將下滑徐兗魏博邢洛之兵十萬，大掠趙境。師厚
自柏鄉入攻土門，趣趙州。守奇自貝州入趣冀州。所

過焚掠庚戌師厚至鎮州營於南門外燔其關城壬子師厚自九門退軍下博守奇引兵與師厚會攻下博拔之晉將李存審史建瑭戍趙州兵少趙王告急於周德威德威遣騎將李紹衡會趙將王德明同拒梁軍師厚守奇自弓高度御河而東逼滄州張萬進懼請遷于河南師厚表徙萬進鎮青州以守奇為順化節度使

四年晉王既克幽州乃謀入寇克幽州事見晉王滅燕秋

七月會趙王鎔及周德威於趙州南寇邢州李嗣昭

引昭義兵會之楊師厚引兵救邢州軍於漳水之東晉軍至張公橋裨將曹進金來奔晉軍退諸鎮兵皆引歸八月晉王還晉陽

貞明元年春三月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鄴王楊師厚卒師厚晚年矜功恃眾擅割財賦選軍中驍勇置銀槍効節都數千人給賜優厚欲以復故時牙兵之盛帝雖外加尊禮內實忌之及卒私於宮中受賀租庸使趙巖判官邵贊言於帝曰魏博為唐腹心之蠹二百餘年不能除去者以其地廣兵彊之故也羅紹

梁楊師厚卒
趙巖郤贊議
分魏博六州
爲兩鎮以賀
德倫張筠爲
節度使魏兵
嗟怨作亂張
彥通德倫投
款于晉

威楊師厚據之朝廷皆不能制陛下不乘此時爲之計所謂彈疽不嚴必將復聚安知來者不爲師厚乎宜分六州爲兩鎮以弱其權帝以爲然以平盧節度使賀德倫爲天雄節度使置昭德軍於相州割澶衛二州隸焉以宣徽使張筠爲昭德節度使仍分魏州將士府庫之半於相州筠海州人也二人旣赴鎮朝廷恐魏人不服遣開封尹劉剝將兵六萬自白馬濟河以討鎮定爲名實張形勢以脅之魏兵皆父子相承數百年族姻磐結不願分徙德倫屢趣之應行者

皆嗟怨連營聚哭已丑劉剝屯南樂先遣澶州刺史王彥章將龍驤五百騎入魏州屯金波亭魏兵相與謀曰朝廷忌吾軍府彊盛欲設策使之殘破耳吾六州歷代藩鎮兵未嘗遠出河門一旦骨肉流離生不如死是夕軍亂縱火大掠圍金波亭王彥章斬關而走詰旦亂兵入牙城殺賀德倫之親兵五百人劫德倫置樓上有効節軍校張彥者自帥其黨拔白刃止剽掠夏四月帝遣供奉官扈異撫諭魏軍許張彥以刺史彥請復相澶衛三州如舊制異還言張彥易與

但遣劉鄩加兵立當傳首帝由是不許但以優詔答之使者再返彦裂詔書抵於地戟手南向詬朝廷謂德倫曰天子愚暗聽人穿鼻今我兵甲雖彊苟無外援不能獨立宜投款於晉遂逼德倫以書求援於晉晉王得賀德倫書命馬步副總管李存審自趙州引兵進據臨清五月存審至臨清劉鄩屯洹水賀德倫復遣使告急於晉晉王引大軍自黃澤嶺東下與存審會於臨清猶疑魏人之詐按兵不進德倫遣判官司空頌犒軍密言於晉王曰除亂當除根因言張

賀德倫遣司
空頌密請晉
王先除張彥
從之

彥凶狡之狀勸晉王先除之則無虞矣王默然頌具州人也晉王進屯永濟張彥選銀槍勁節五百人皆執兵自衛詣永濟謁見王登驛樓語之曰汝陵脅王帥殘害百姓數日中迎馬訴冤者百餘輩我今舉兵而來以安百姓非貪人土地汝雖有功於我不得不誅以謝魏人遂斬彥及其黨七人餘眾股栗王召諭之曰罪止八人餘無所問自今當竭力為吾爪牙眾皆拜伏呼萬歲明日王緩帶輕裘而進令張彥之卒擐甲執兵翼馬而從仍以爲帳前銀槍都眾心由是

德倫請晉王
兼領天雄軍

大服劉鄩聞晉軍至選兵萬餘人自洹水趣魏縣晉王留李存審屯臨清遣史建瑭屯魏縣以拒之王自引親軍至魏縣與鄩夾河爲營帝聞魏博叛大悔懼遣天平節度使牛存節將兵屯楊劉爲鄩聲援會存節病卒以匡國節度使王檀代之六月庚寅朔賀德倫帥將吏請晉王入府城慰勞旣入德倫上印節請王兼領天雄軍王固辭曰比聞汴寇侵逼貴道故親董師徒遠來相救又聞城中新罹塗炭故暫入存撫明公不垂恩信乃以印節見推誠非素懷德倫再

拜曰今寇敵密邇軍城新有大變人心未安德倫腹心紀綱爲張彥所殺殆盡形孤勢弱安能統衆一旦生事恐負大恩王乃受之德倫帥將吏拜賀王承制以德倫爲大同節度使遣之官德倫至晉陽張承業留之時銀槍効節都在魏城猶驕橫晉王下令自今有朋黨流言及暴掠百姓者殺無赦以沁州刺史李存進爲天雄都巡按使有訛言搖衆及彊取人一錢已上者存進皆梟首磔尸於市旬日城中肅然無敢喧譁者張彥之以魏博歸晉也貝州刺史張源德不

晉王襲克德州

晉人獲王彦章妻子

從北結滄德南連劉鄩以拒晉數斷鎮定糧道或說晉王請先發兵萬人取源德然後東兼滄景則海隅之地皆為我有晉王曰不然貝州城堅兵多未易猝攻德州隸於滄州而無備若得而戍之則滄貝不得往來二壘既孤然後可取乃遣騎兵五百晝夜兼行襲德州刺史不意晉兵至踰城走遂克之以遼州守捉將馬通為刺史秋七月晉人夜襲澶州陷之刺史王彦章在劉鄩營晉人獲其妻子待之甚厚遣間使誘彦章彦章斬其使者晉人盡滅其家晉王以魏州

李巖為澶州刺史晉王勞軍於魏縣因帥百餘騎循河而上覘劉鄩營會天陰晦鄩伏兵五千於河曲叢林間鼓譟而出圍王數重王躍馬大呼帥騎馳突所向披靡裨將夏魯奇等操短兵力戰自午至申乃得出亡其七騎魯奇手殺百餘人傷痍遍體會李存審救兵至乃得免王顧謂從騎曰幾為虜嗤皆曰適足使敵人見大王之英武耳魯奇青州人也王以是益愛之賜姓名曰李紹奇劉鄩以晉兵盡在魏州晉陽必虛欲以奇計襲取之乃潛引兵自黃澤西去晉人

劉鄩謀襲晉陽晉王發兵追之

惟鄩軍數日不出寂無聲迹遣騎覘之城○中無烟火○但時見旗幟○循堞往來○晉王曰○吾聞劉鄩用兵○一步百計○此必詐也○更使覘之○乃縛芻為人○執旗乘驢○在城上耳○得城中老弱者○詰之云○軍去已二日矣○晉王曰○劉鄩長於襲人○短於決戰○計彼行○纔及山下○亟發騎兵追之○會陰雨積旬○黃澤道險○董泥深尺餘○士卒援藤葛而進○皆腹疾足腫○或墜崖谷○死者什二三○晉將李嗣恩倍道先入○晉陽城中知之○勒兵為備○鄩至樂平○糗糧且盡○又聞晉有備○追兵在後○眾懼將潰○鄩

周德威逐劉鄩

論之曰○今去家千里○深入敵境○腹背有兵○山谷高深○如墜井中○去將何之○惟力戰庶幾可免○不則以死報君親耳○眾泣而止○周德威聞鄩西上○自幽州引千騎救晉陽○至土門○鄩已整眾下山○自邢州陳宋口○踰漳水而東○屯於宗城○鄩軍往還○馬死殆半○時晉軍乏食○鄩知臨清有蓄積○欲據之以絕晉糧道○德威急追鄩○再宿至南宮○遣騎擒其斥候者數十人○斷腕而縱之○使言曰○周侍中已據臨清矣○鄩軍大駭○詰朝○德威略鄩營而過○入臨清○鄩引軍趨貝州○時晉王出師屯博

州劉鄩軍堂邑周德威攻之不克翌日鄩軍于莘縣
晉軍踵之鄩治莘城塹而守之自莘及河築甬道以
通饋餉晉王營於莘西三十里煙火相望一日數戰
絳州刺史尹皓攻晉之隰州八月又攻慈州皆不
克王檀與昭義留後賀瓌攻澶州拔之執李巖送東
都帝以楊師厚故將楊廷直爲澶州刺史使將兵萬
人助劉鄩且招誘魏人晉王遣李存審將兵五千
擊貝州張源德有卒三千每夕分出剽掠州民苦之
請塹其城以安耕耘存審乃發八縣丁夫塹而圍之

梁王責劉鄩
不戰

劉鄩在莘久饋運不給晉人數抵其寨下挑戰鄩不
出晉人乃攻絕其甬道以千餘斧斬寨木梁人驚擾
而出因俘獲而還帝以詔書讓鄩老師費糧夫亡多
不速戰鄩奏稱臣出欲以奇兵擣其腹心還取鎮定
期以旬時再清河朔無何天未厭亂淫雨積旬糧竭
士病又欲據臨清斷其饋餉而周揚五奄至馳突如
神臣今退保莘縣享士訓兵以俟進取觀其兵數甚
多便習騎射誠爲勍敵未易輕也苟有隙可乘臣豈
敢偷安養寇帝復問鄩決勝之策鄩曰臣今無策惟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願人給十斛糧賊可破矣帝怒責鄠曰將軍蓄米欲破賊邪欲療饑邪乃遣中使往督戰鄠集諸將問曰主上深居禁中不知軍旅徒與少年新進輩謀之夫兵在臨機制變不可預度今敵尚彊與戰必不利柰何諸將皆曰勝負須一決曠日何待鄠默然不悅退謂所親曰主暗臣諛將驕卒惰吾未知死所矣他日復集諸將於軍門人置河水一器於前令飲之衆莫之測鄠諭之曰一器猶難滔滔之河可勝盡乎衆失色後數日鄠將萬餘人薄鎮定營鎮定人驚擾晉李

存審李建
及大敗劉鄠

存審以騎兵二千橫擊之李建及以銀槍千人助之鄠大敗犇還晉人逐之及寨下俘斬千計冬十月劉鄠遣卒詐降於晉謀賂膳夫以毒晉王事泄晉王殺之并其黨五人

二年春二月帝屢趣劉鄠戰鄠閉壁不出晉王乃留副總管李存審守營自勞軍於貝州聲言歸晉陽鄠聞之奏請襲魏州帝報曰今掃境內以屬將軍社稷存亡繫茲一舉將軍勉之鄠令澶州刺史楊延直引兵萬人會於魏州延直夜半至城南城中選壯士五

晉王與李存
審李嗣源大
敗劉鄩

百潛出擊之。延直不爲備，潰亂而走。詰旦鄩自莘縣
悉衆至城東，與延直餘衆合。李存審引營中兵踵其
後。李嗣源以城中兵出戰，晉王亦自貝州至，與嗣源
當其前。鄩見之，驚曰：「晉王邪？」引兵稍却。晉王躡之，至
故元城西，與李存審遇。晉王爲方陳於西北，存審爲
方陳於東南。鄩爲圓陳於其中間，四面受敵。合戰良
久，梁兵大敗。鄩引數十騎突圍走，梁步卒凡七萬。晉
兵環而擊之，敗卒登木，木枝爲之折。追至河上，殺溺
殆盡。鄩收散卒，自黎陽度河，保滑州。匡國節度使王

梁王檀襲晉
陽石君立安
金全擊走之

檀密疏請發關西兵襲晉陽。帝從之，發河中、陝、同、華
諸鎮兵合二萬，出陰地關，奄至晉陽城下。晝夜急攻，
城中無備，發諸司丁匠及驅市人乘城拒守。城幾陷，
者數四。張承業大懼，代北故將安金全退居太原，往
見承業曰：「晉陽根本之地，若失之，則大事去矣。僕雖
老病，憂兼家國，請以庫甲見授，爲公擊之。」承業卽與
之。金全帥其子弟及退將之家，得數百人，夜出北門，
擊梁兵於羊馬城內。梁兵大驚，引却。昭義節度使李
嗣昭聞晉陽有寇，遣牙將石君立將五百騎救之。君

立朝發上黨夕至晉陽梁兵扼汾橋君立擊破之徑
至城下大呼曰昭義侍中大軍至矣遂入城夜與安
金全等分出諸門擊梁兵梁兵死傷什二三詰朝王
檀引兵大掠而還晉王性矜伐以策非已出故金全
等賞皆不行梁兵之在晉陽城下也大同節度使賀
德倫部兵多逃入梁軍張承業恐其為變收德倫斬
之帝聞劉鄩敗又聞王檀無功歎曰吾事去矣三
月乙卯朔晉王攻衛州壬戌刺史米昭降之又攻惠
州刺史靳紹走擒斬之復以惠州為磁州晉王還魏

張承業斬賀
德倫

州上屢召劉鄩不至已巳即以鄩為宣義節度使
使將兵屯黎陽夏四月晉人拔洛州以魏州都巡
檢使袁建豐為洛州刺史劉鄩既敗河南大恐鄩復
不應召由是將卒皆搖心六月晉人攻邢州保義
節度使閻寶拒守帝遣捉生都指揮使張溫將兵五
百救之溫以其眾降晉秋七月甲寅朔晉王至魏
州八月晉王自將攻邢州昭德節度使張筠棄相
州走晉人復以相州隸天雄軍以李嗣源為刺史晉
王遣人告閻寶以相州已拔又遣張溫帥援兵至城

梁主屢召劉
鄩不至士卒
搖心

閩寶舉城降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七

三

安重誨為李嗣源盡力

下諭之寶舉城降。晉王以寶為東南面招討使，領天
平節度使同平章事。以李存審為安國節度使，鎮邢
州。九月，晉王還晉陽。晉人以兵逼滄州，順化節
度使戴思遠棄城奔東都。滄州將毛璋據城降。晉
王命李嗣源將兵鎮撫之。嗣源遣璋詣晉陽。晉王徙
李存審為橫海節度使，鎮滄州。以嗣源為安國節度
使。嗣源以安重誨為中門使，委以心腹。重誨亦為嗣
源盡力。重誨，應州胡人也。晉人圍貝州，踰年，張源
德聞河北諸州皆為晉有，欲降，謀於其眾。眾以窮而

引昭義兵會之。楊師厚引兵救邢州，軍於漳水之東。
晉軍至張公橋，裨將曹進金來奔。晉軍退，諸鎮兵皆
引歸。八月，晉王還晉陽。

貞明元年春三月，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鄴王楊師
厚卒。師厚晚年矜功恃眾，擅割財賦，選軍中驍勇置
銀槍，劾節都數千人，給賜優厚，欲以復故時牙兵之
盛。帝雖外加尊禮，內實忌之。及卒，私於宮中受賀，租
庸使趙巖判官邵贊言於帝曰：「魏博為唐腹心之蠹，
二百餘年不能除去者，以其地廣兵彊之故也。羅紹

梁楊師厚卒
趙巖部贊議
分魏博六州
爲兩鎮以賀
德倫張筠爲
節度使魏兵
嗟怨作亂張
彥逼德倫投
款于晉

威楊師厚據之朝廷皆不能制陛下不乘此時爲之計所謂彈疽不嚴必將復聚安知來者不爲師厚乎宜分六州爲兩鎮以弱其權帝以爲然以平盧節度使賀德倫爲天雄節度使置昭德軍於相州割澶衛二州隸焉以宣徽使張筠爲昭德節度使仍分魏州將士府庫之半於相州筠海州人也二人旣赴鎮朝廷恐魏人不服遣開封尹劉劼將兵六萬自白馬濟河以討鎮定爲名實張形勢以脅之魏兵皆父子相承數百年族姻磐結不願分徙德倫屢趣之應行者

晉王拔楊劉
城獲安彥之

楊劉城緣河數十里列柵相望晉王急攻皆陷之進攻楊劉城使步卒斬其鹿角負葭葦塞塹四面進攻卽日拔之獲其守將安彥之先是租庸使戶部尚書趙巖言於帝曰陛下踐祚以來尚未南郊議者以爲無異藩侯爲四方所輕請幸西都行郊禮遂謁宣陵敬翔諫曰自劉鄩失利以來公私困竭人心惴恐今展禮圓丘必行賞賚是募虛名而受實弊也且勅敵近在河上乘輿豈宜輕動俟北方旣平報本未晚帝不聽已巳如洛陽閱車服飾宮闕郊祀有日聞楊劉

梁主懼晉軍
罷郊祀

失守道路訛言晉軍已入大梁扼汜水矣從官皆憂其家相顧涕泣帝惶駭失圖遂罷郊祀犇歸大梁四年春正月帝至大梁晉兵侵掠至鄆濮而還敬翔上疏曰國家連年喪師疆土日蹙陛下居深宮之中所與計事者皆左右近習豈能量敵國之勝負乎先帝之時奄有河北親御豪傑之將猶不得志今敵至鄆州陛下不能留意臣聞李亞子繼位以來于今十年攻城野戰無不親當矢石近者攻楊劉身負束薪爲士卒先一鼓拔之陛下儒雅守文宴安自若使賀

梁主不用敬翔

瓌輩敵之而望攘逐寇讎非臣所知也陛下宜詢訪黎老別求異策不然憂未艾也臣雖駑怯受國重恩陛下必若乏才乞於邊垂自効疏奏趙張之徒言翔怨望帝遂不用二月河陽節度使北面行營排陳使謝彥章將兵數萬攻楊劉城甲子晉王自魏州輕騎詣河上彥章築壘自固決河水瀾浸數里以限晉兵晉兵不得進彥章許州人也安彥之散卒多聚於竟鄆山谷爲群盜以觀二國成敗晉王招募之多降於晉夏六月壬戌晉王自魏州勞軍於楊劉自泛

舟測河水其深沒槍。王謂諸將曰：梁軍非有戰意，但欲阻水以老我師。當涉水攻之。甲子，王引親軍先涉。諸軍隨之，褰甲橫槍，結陳而進。是日水落，深纔及膝。匡國節度使北面行營排陳使謝彥章帥衆臨岸拒之。晉兵不得進，乃稍引却。梁兵從之。及中流，鼓譟復進。彥章不能支，稍退登岸。晉兵因而乘之。梁兵大敗，死傷不可勝紀。河水爲之赤。彥章僅以身免。是日晉人遂陷濱河四寨。秋七月，晉王謀大舉入寇。周德威將幽州步騎三萬，李存審將滄景步騎萬人，李嗣

晉王敗謝彥章
陷濱河四寨

源將邢洛步騎萬人，王處直遣將將易定步騎萬人，及麟勝、雲蔚、新武等州諸部落，奚契丹、室韋、吐谷渾，皆以兵會之。八月，并河東、魏博之兵，大閱於魏州。晉王自魏州如楊劉，引兵略鄆濮而還，循河而上，軍於麻家渡。賀瓌、謝彥章將梁兵屯濮州北行臺村，相持不戰。晉王好自引輕騎，迫敵營挑戰，危窘者數四。賴李紹榮力戰翼衛之，得免。趙王鎔及王處直皆遣使致書曰：元元之命繫於王，本朝中興繫於王，柰何自輕如此。王笑謂使者曰：定天下者，非百戰何由得。

李存審泣諫
晉王勿輕出

通鑑紀事 卷三十一
之安可但深居帷房以自肥乎。一旦王將出營都營使李存審扣馬泣諫曰。大王當爲天下自重。彼先登陷陳將士之職也。存審輩宜爲之。非大王之事也。王爲之攬轡而還。它日伺存審不在策馬急出。顧左右曰。老子妨人戲。王以數百騎抵梁營。謝彥章伏精甲五千於隄下。王引十餘騎發隄。伏兵發圍王數十重。王力戰於中。後騎繼至者。攻之於外。僅得出。會李存審救至。梁兵乃退。王始以存審之言爲忠。晉王欲趣大梁而梁軍扼其前。堅壁不戰百餘日。十二月庚

質瓌朱珪殺
謝彥章益審
澄侯溫裕

子朔晉王進兵距梁軍十里而舍。初北面行營招討使賀瓌善將步兵。排陳使謝彥章善將騎兵。瓌惡其與已齊名。一日瓌與彥章治兵於野。瓌指一高地曰。此可以立柵。至是晉軍適置柵於其上。瓌疑彥章與晉通謀。瓌屢欲戰。調彥章曰。主上悉以國兵授吾二人。社稷是賴。今疆寇壓吾門而逗遛不戰。可乎。彥章曰。疆寇憑陵。利在速戰。今深溝高壘。據其津要。彼安敢深入。若輕與之戰。萬一蹉跌。則大事去矣。瓌益疑之。密譖之於帝。與行營馬步都虞候曹州刺史朱珪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一 三十一
謀因享士伏甲殺彥章及濮州刺史孟審澄別將侯
溫裕以謀叛聞審澄溫裕亦騎將之良者也丁未以
朱珪爲匡國留後癸丑又以爲平盧節度使兼行營
馬步副指揮使以賞之晉王聞彥章死喜曰彼將帥
自相魚肉亡無日矣賀瓌殘虐失士卒心我若引軍
直指其國都彼安得堅壁不動幸而一與之戰蔑不
勝矣王欲自將萬騎直趣大梁周德威曰梁人雖屠
上將其軍尚全輕行徼利未見其福不從戊午下令
軍中老弱悉歸魏州起師趨汴庚申毀營而進衆號

十萬賀瓌聞晉王已西亦棄營而踵之晉王發魏
博白丁三萬從軍以供營柵之役所至營柵立成壬
戌至胡柳陂癸亥旦候者言梁兵自後至矣周德威
曰賊倍道而來未有所舍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既
深入敵境動須萬全不可輕發此去大梁至近梁兵
各念其家內懷憤激不以方略制之恐難得志王宜
按兵勿戰德威請以騎兵擾之使彼不得休息至暮
營壘未立樵爨未具乘其疲乏可一舉滅也王曰前
在河上恨不見賊今賊至不擊尚復何待公何怯也

梁兵大至周德威請至暮與戰晉王不從德威父子戰沒胡柳陂諸將欲斂兵圍寶李嗣昭王建及獨奮大敗梁軍

顧李存審曰、敕輜重先發、吾爲爾殿後、破賊而去、卽以親軍先出、德威不得已、引幽州兵從之、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賀瓌結陳而至、橫亘數十里、王帥銀槍都陷其陳、衝盪擊斬、往返十餘里、行營左廂馬軍都指揮使鄭州防禦使王彥章軍先敗、西走趨濮陽、晉輜重在陳西、望見梁旗幟、驚潰入幽州、陳幽州兵亦擾亂、自相蹈藉、周德威不能制、父子皆戰死、魏博節度副使王緘與輜重俱行、亦死、晉兵無復部伍、梁兵四集、勢甚盛、晉王據高丘、收散兵、至日中、軍復振、陂

中有土山、賀瓌引兵據之、晉王謂將士曰、今日得此山者勝、吾與汝曹奪之、卽引騎兵先登、李從珂與銀槍大將王建及以步卒繼之、梁兵紛紛而下、遂奪其山、日向晡、賀瓌陳於山西、晉兵望之、有懼色、諸將以爲諸軍未盡集、不若歛兵還營、詰朝復戰、天平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閻寶曰、王彥章騎兵已入濮陽山下、惟步卒向晚皆有歸志、我乘高趣下擊之、破之必矣、今王深入敵境、偏師不利、若復引退、必爲所乘、諸軍未集者、聞梁再克、必不戰自潰、凡決勝料敵、惟觀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情○勢○情○勢○已○得○斷○在○不○疑○王○之○成○敗○在○此○一○戰○若○不
決○力○取○勢○縱○收○餘○衆○北○歸○河○朔○非○王○有○也○昭○義○節○度
使○李○嗣○昭○曰○賊○無○營○壘○日○晚○思○歸○但○以○精○騎○擾○之○使
不○得○夕○食○俟○其○引○退○追○擊○可○破○也○我○若○斂○兵○還○營○彼
歸○整○衆○復○來○勝○負○未○可○知○也○王○建○及○擐○甲○橫○槩○而○進
曰○賊○大○將○已○遁○王○之○騎○軍○一○無○所○失○今○擊○此○疲○乏○之
衆○如○拉○朽○耳○王○但○登○山○觀○臣○爲○王○破○賊○王○愕○然○曰○非
公○等○言○吾○幾○誤○計○嗣○昭○建○及○以○騎○兵○大○呼○陷○陳○諸○軍
繼○之○梁○兵○大○敗○元○城○令○吳○瓊○貴○鄉○令○胡○裝○各○帥○白○丁

萬人於山下曳柴揚塵鼓譟以助其勢梁兵自相騰
藉棄甲山積死亡者幾三萬人裝証之曾孫也是日
兩軍所喪士卒各三之二皆不能振晉王歸營聞周
德威父子死哭之慟曰喪吾良將是吾罪也以其子
幽州中軍兵馬使光輔爲嵐州刺史李嗣源與李從
珂相失見晉軍撓敗不知王所之或曰王已北度河
矣嗣源遂乘冰北度將之相州是日從珂從王奪山
晚戰皆有功甲子晉王進攻濮陽拔之李嗣源知晉
軍之捷復來見王於濮陽王不悅曰公以吾爲死邪

李從珂從王
有功
戰皆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一
度河安之。嗣源頓首謝罪，以從珂有功，但賜大鍾酒以罰之。然自是待嗣源稍薄。晉軍至德勝渡。

王彥章敗，卒有走至大梁者，曰：晉人戰勝將至矣。頃之，晉兵有先至大梁間次舍者。京城大恐，帝驅市人登城，又欲犇洛陽，遇夜而止。敗卒至者不滿千人，傷夷逃散，各歸鄉里，月餘僅能成軍。

五年春正月，晉李存審于德勝南北夾河築西城而守之。晉王以存審代周德威爲內外蕃漢馬步總管。晉王還魏州，遣李嗣昭權知幽州軍府事。三月，晉

晉王寵待郭崇韜

王自領盧龍節度使，以中門使李紹宏提舉軍府事，代李嗣昭。紹宏宦者也，本姓馬。晉王賜姓名，使與知嵐州事孟知祥俱爲河東魏博中門使。知祥又薦教練使鴈門郭崇韜能治劇，王以爲中門副使。崇韜個儻有智略，臨事敢決。王寵待日隆，先是中門使吳珪、張虔厚相繼獲罪，及紹宏出幽州，知祥懼禍，稱疾辭位。王乃以知祥爲河東馬步都虞候，自是崇韜專典機密。夏四月，賀瓌攻德勝南城，北道俱進，以竹竿聯艨艟十餘艘，蒙以牛革，設睥睨戰格，如城狀，橫於

李建及破艨
艦解德勝圍
賀瓌敗走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一
河流以斷晉之救兵使不得度。晉王自引兵馳往救之。陳於北岸不能進。遣善游者馬破龍入南城見守將氏延賞。延賞言矢石將盡。陷在頃刻。晉王積金帛於軍門。募能破艨艦者。衆莫知爲計。親將李建及曰。賀瓌悉衆而來。冀此一舉。若我軍不度。則彼爲得計。今日之事。建及請以死決之。乃選効節敢死士得三百人。被鎧操斧。帥之乘舟而進。將至艨艦。流矢雨集。建及使操斧者入艨艦間。斧其竹竿。又以木鬣載薪沃油。然火於上流。縱之。隨以巨艦實甲士。鼓譟攻之。

艨艦旣斷。隨流而下。梁兵焚溺者殆半。晉兵乃得度。瓌解圍走。晉兵追之。至濮州而還。瓌退屯行臺村。秋七月。晉王歸晉陽。以巡官馮道爲掌書記。中門使郭崇韜以諸將陪食者衆。請省其數。王怒曰。孤爲效死者設食。亦不得專。可令軍中別擇河北帥。孤自歸太原。卽名馮道令草詞以示衆。道執筆逡巡不爲。曰。大王方平河南。定天下。崇韜所請未至。大過。大王不從可矣。何必以此驚動遠近。使敵國聞之。謂大王君臣不和。非所以隆威望也。會崇韜入謝。王乃止。入

梁賀瓌卒王
瓌代之

通鑑紀事 卷三十一
昭三
月乙未朔宣義節度使賀瓌卒以開封尹王瓚爲北
面行營招討使瓚將兵五萬自黎陽度河掩擊澶魏
至頓丘遇晉兵而旋瓚爲治嚴令行禁止據晉人上
游十八里楊村夾河築壘運洛陽竹木造浮橋自渭
州饋運相繼晉蕃漢馬步副總管振武節度使李存
進亦造浮梁於德勝或曰浮梁須竹竿鐵牛石困我
皆無之何以能成存進不聽以葦竿維巨艦繫於土
山巨木踰月而成人服其智冬十月晉王如魏州
發徒數萬廣德勝北城日與梁人爭大小百餘戰互

有勝負左射軍使石敬瑭與梁人戰于河壩梁人擊
敬瑭斷其馬甲橫衝兵馬使劉知遠以所乘馬授之
自乘斷甲者徐行爲殿梁人疑有伏不敢迫俱得免
敬瑭以是親愛之敬瑭知遠其先皆沙陀人敬瑭李
嗣源之壻也十一月辛卯王瓚引兵至戚城與李
嗣源戰不利梁築壘貯糧於潘張距楊村五十里
十二月晉王自將騎兵自河南岸西上邀其餉者俘
獲而還梁人伏兵於要路晉兵大敗晉王以數騎走
梁數百騎圍之李紹榮識其旗單騎奮擊救之僅免

王瓚先戰勝
獲晉將石君
立等既而大
敗

石君立不肯
降梁

朱友謙逐程
全暉

劉鄩等圍同
州朱友謙求
救於晉

通鑑綱目卷之四十四
四十四
戊戌晉王復與王瓚戰於河南瓚先勝獲晉將石君
立等既而大敗乘小舟度河走保北城失亡萬計帝
聞石君立勇欲將之繫於獄而厚餉之使人誘之君
立曰我晉之敗將而爲用於梁雖竭誠効死誰則信
之人各有君何忍反爲仇讎用哉帝猶惜之盡殺所
獲晉將獨置君立晉王乘勝遂拔濮陽帝召王瓚還
以天平節度使戴思遠代爲北面招討使屯河上以
拒晉人

六年夏四月河中節度使冀王友謙以兵襲取同州
逐忠武節度使程全暉全暉犇大梁友謙以其子令
德爲忠武留後表求節鉞帝怒不許既而懼友謙怨
望已酉以友謙兼忠武節度使制下友謙已求節鉞
於晉王晉王以墨制除令德忠武節度使六月帝
以泰寧節度使劉鄩爲河東道招討使帥感化節度
使尹皓靜勝節度使溫昭圖莊宅使段凝攻同州
閏月劉鄩等圍同州朱友謙求救于晉秋七月晉王
遣李存審李嗣昭李建及慈州刺史李存質將兵救
之九月李存審等至河中即日濟河梁人素輕河

宋友謙不肯
負晉

李存審李嗣
昭破劉鄩

存審等謁唐
帝陵

晉王不肯稱
帝將佐藩鎮
勸進不已從
之張承業力
諫不聽遂慟
哭成病

中兵每戰必窮追不置存審選精甲二百雜河中兵
直壓劉鄩壘鄩出千騎逐之知晉人已至大驚自是
不敢輕出晉人軍于朝邑河中事梁人將士皆持兩
端諸軍大集芻粟踊貴友謙諸子說友謙且歸款於
梁以退其師友謙曰昔晉王親赴吾急秉燭夜戰今
方與梁相拒又命將星行分我資糧豈可負邪晉人
分兵攻華州環其外城李存審等按兵累旬乃進逼
劉鄩營鄩等悉眾出戰大敗收餘眾退保羅文寨又
旬餘存審謂李嗣昭曰獸窮則搏不如開其走路然

後擊之乃遣人牧馬於沙苑鄩等宵遁追擊至渭水
又破之殺獲甚眾存審等移檄告諭關右引兵略地
至下邳謁唐帝陵哭之而還河中兵進攻崇州
龍德元年春正月蜀主吳王屢以書勸晉王稱帝晉
王以書示僚佐曰昔王太師亦嘗遣先王書勸以唐
室已亡宜自帝一方先王語余云昔天子幸石門吾
發兵誅賊臣當是之時威振天下吾若挾天子據關
中自作九錫禪文誰能禁我顧吾家世忠孝立功帝
室誓死不為耳汝它日當務以復唐社稷為心慎勿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一
四十一
効此曹所爲言猶在耳此議非所敢聞也因泣旣而將佐及藩鎮勸進不已乃令有司市玉造法物黃巢之破長安也魏州僧傳真之師得傳國寶藏之四十年至是傳真以爲常玉將鬻之或識之曰傳國寶也傳真乃詣行臺獻之將佐皆奉觴稱賀張承業在晉陽聞之亟詣魏州諫曰吾王世世忠於唐室救其患難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爲王捃拾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宗社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卽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

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讎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汎掃宇內合爲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以老奴之志無它但以受先王大恩欲爲王立萬年之基耳王曰此非余所願柰群下意何承業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爲唐家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卽歸晉陽邑邑成疾不復起二月趙王鎔養子張文禮使親軍殺鎔盡滅王氏之族獨置其子昭祚之妻普寧公主以自託于梁三月文禮遣使告

張文禮使親軍殺鎔盡滅王氏族

尹皓段凝譖鄴梁主使張宗奭醜之

亂于晉王且奉牋勸進固求節鉞晉王欲討之僚佐以爲吾方與梁爭不可更立敵於肘腋且從其請以安之王不得已夏四月承制授文禮成德留後初劉鄩與朱友謙爲昏鄩之受詔討友謙也至陝州先遣使移書諭以禍福待之月餘友謙不從然後進兵尹皓段凝素忌鄩因譖之於帝曰鄩逗留養寇俾俟援兵帝信之鄩既敗歸以疾請解兵柄詔聽於西都就醫密令留守張宗奭醜之五月丁亥卒秋七月晉王旣許藩鎮之請求唐舊臣欲以備百官朱友謙

張承業惡蘇循

梁王欲救張文禮趙張葦止之

遣前禮部尚書蘇循詣行臺循至魏州入牙城望府廨卽拜謂之拜殿見王呼萬歲舞蹈泣而稱臣翌日又獻大筆三十枝謂之畫日筆王大喜卽命循以本官爲河東節度副使張承業深惡之張文禮雖受晉命內不自安復遣間使因盧文進求援於契丹又遣間使告曰王氏爲亂兵所屠公主無恙今臣已北召契丹乞朝廷發精甲萬人相助自德棣度河則晉人遁逃不暇矣帝疑未決敬翔曰陛下不乘此釁以復河北則晉人不可復破矣宜徇其請不可失也趙

通鑑紀事 卷三十一 張輩皆曰今疆寇近在河上盡吾兵力以拒之猶懼不支何暇分萬人以救張文禮乎且文禮坐持兩端欲以自固於我何利焉帝乃止晉人屢於塞上及河津獲文禮蠟丸緝書晉王皆遣使歸之文禮慙懼文禮忌趙故將多所誅戮趙將符習將兵萬人從晉王在德勝文禮請召歸以宅將代之且以習子蒙爲都督府參軍遣人齎錢帛勞行營將士以悅之習見晉王泣涕請留晉王曰吾與趙王同盟討賊義猶骨肉不意一旦禍生肘腋吾誠痛之汝苟不忘舊君能爲

之復讎乎吾以兵糧助汝習與部將三十餘人舉身投地慟哭曰故使授習等劍使之攘除寇敵自聞變故以來寃憤無訴欲引劍自剄願無益於死者今大王念故使輔佐之勤許之復寃習等不敢煩霸府之兵願以所部徑前搏反凶豎以報王氏累世之恩死不恨矣八月庚申晉王以習爲成德留後又命天平節度使閻寶相州刺史史建瑋將兵助之自邢洛而北文禮先病腹疽甲子晉兵拔趙州刺史王鋌降晉王復以爲刺史文禮聞之驚懼而卒其子處瑾祕不

晉王命閻寶
史建瑋助符
習討亂文禮
驚死

史建塘中流
矢卒

發喪與其黨韓正時謀悉力拒晉九月晉兵渡滹沱
圍鎮州決漕渠以灌之獲其深州刺史張友順壬辰
史建塘中流矢卒晉王欲自分兵攻鎮州北面招討
使戴思遠聞之謀悉楊村之眾襲德勝北城晉王得
梁降者知之冬十月巳未晉王命李嗣源伏兵於戚
城李存審屯德勝先以騎兵誘之偽示羸怯梁兵競
進晉王嚴中軍以待之梁兵至晉王以鐵騎三千奮
擊梁兵大敗思遠走趨楊村士卒為晉兵所殺傷及
自相蹈藉墜河陷水失亡二萬餘人晉王以李嗣源

晉王命嗣源
存審大敗戴
思遠

晉兵追斬韓
正時

為蕃漢內外馬步副總管同平章事十一月晉王
使李存審李嗣源守德勝自將兵攻鎮州張處瑾遣
其弟處珙幕僚齊儉謝罪請服晉王不許盡銳攻之
旬日不克處瑾使韓正時將千騎突圍出趨定州欲
求救於王處直晉兵追至行唐斬之

戴思遠襲魏
州不克遁還
楊村

二年晉王之北攻鎮州也李存審謂李嗣源曰梁人
聞我在南兵少不攻德勝必襲魏州吾二人聚於此
何為不若分軍備之遂分軍屯澶州戴思遠果悉楊
村之眾趨魏州嗣源引兵先之軍於狄公祠下遣人

通鑑紀事 卷三十三
告魏州使爲之備。思遠至魏店，嗣源遣其將石萬全將騎兵挑戰。思遠知有備，乃西度洹水，拔成安，大掠而還。又將兵五萬攻德勝北城，重塹復壘，斷其出入。晝夜急攻之，李存審悉力拒守。晉王聞德勝勢危，二月自幽州赴之。五日至魏州，思遠聞之，燒營遁還楊村。晉天平節度使兼侍中閻寶築壘以圍鎮州，決呼沱水環之，內外斷絕。城中食盡，丙午遣五百餘人出求食，寶縱其出，欲伏兵取之。其人遂攻長圍，寶輕之不爲備，俄數千人繼至，諸軍未集，鎮人遂壞長圍。

而出，縱火攻寶營，寶不能拒，退保趙州。鎮人悉毀晉之營壘，取其芻粟，數日不盡。晉王聞之，以昭義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嗣昭爲北面招討使，以代寶。夏四月甲戌，張處瑾遣兵千人迎糧於九門，李嗣昭設伏於故營，邀擊之，殺獲殆盡，餘五人匿於牆墟間。嗣昭環馬而射之，鎮兵發矢中其腦，嗣昭箠中矢盡，拔矢於腦以射之。一發而殪。會日暮，還營，創流血不止。是夕卒。晉王聞之，不御酒肉者累日。嗣昭遺命，悉以澤潞兵授節度判官任圜，使督諸軍攻鎮州，號令如一。

李嗣昭中流矢卒以澤潞兵授任圜

鎮人不知嗣昭之死。園三原人也。晉王以天雄馬步都指揮使振武節度使李存進為北面招討使。閻寶慙憤疽發於背甲戌卒。五月乙酉晉李存進至鎮州營于東垣渡夾呼沱水為壘。晉衛州刺史李存儒本姓楊名婆兒以俳優得幸於晉王頗有膂力。晉王賜姓名以為刺史專事掎斂防城卒皆徵月課縱歸。八月莊宅使段凝與步軍都指揮使張朗引兵夜度河襲之詰旦登城執存儒遂克衛州戴思遠又與凝攻陷淇門共城新鄉於是澶州之西相州之南

段凝張朗執
李存儒澶西
相南皆為梁
布

皆為梁有晉人失軍儲三之一。梁軍復振帝以張朗為衛州刺史朗徐州人也。九月戊寅朔張處瑾使其弟處球乘李存進無備將兵士千人奄至東垣渡時晉之騎兵亦向鎮州城下兩不相遇鎮兵及存進營門存進狼狽引十餘人鬪于橋上鎮兵退晉騎兵斷其後夾擊之鎮兵殆盡存進亦戰沒。晉王以蕃漢馬步總管李存審為北面招討使鎮州食竭力盡處瑾遣使詣行臺請降未報存審兵至城下丙午夜城中將李再豐為內應密投縋以納晉兵比明畢登執

李存進戰沒

李再豐納晉
兵執張處瑾
等及高濛李
翥齊儉送行
臺磔張文禮
尸

符習斬衰葬
趙王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唐紀三十一
處瑾兄弟家人及其黨高濛李翥齊儉送行臺趙人皆請而食之磔張文禮尸於市趙王故侍者得趙王遺骸於灰燼中晉王命祭而葬之以趙將符習爲成德節度使烏震爲趙州刺史趙仁貞爲深州刺史李再豐爲冀州刺史震信都人也符習不敢當成德辭曰故使無後而未葬習當斬衰以葬之俟禮畢聽命既葬卽詣行臺趙人請晉王兼領成德節度使從之晉王割相衛二州置義寧軍以習爲節度使習辭曰魏博霸府不可分也願得河南一鎮習自取之乃以

爲天平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加李存審兼侍中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春三月晉王築壇於魏州牙城之南夏四月己巳升壇祭告上帝遂卽皇帝位國號大唐大赦改元以魏州爲興唐府建東京又於太原府建西京又以鎮州爲真定府建北都時唐國所有凡十三節度五十州時契丹屢入寇抄掠饋運幽州食不支半年衛州爲梁所取潞州內叛人情岌岌以爲梁未可取帝患之會鄆州將盧順密來犇先是梁天平節度使戴思遠屯楊村留順密與巡檢使

盧順密來奔
請晉王襲鄆
州郭崇韜等
言不可李嗣

源獨決計請
行遂克之劉
遂嚴燕顯奔
大梁

通鑑紀事 卷一百一十七
劉遂嚴都指揮使燕顯守鄆州順密言於帝曰鄆州
守兵不滿千人遂嚴顯皆失衆心可襲取也郭崇韜
等皆以爲懸軍遠襲萬一不利虛棄數千人順密不
可從帝密召李嗣源於帳中謀之曰梁人志在吞澤
潞不備東方若得東平則潰其心腹東平果可取乎
嗣源自胡柳有度河之慙常欲立奇功以補過對曰
今用兵歲久生民疲弊苟非出奇取勝大功何由可
成臣願獨當此役必有以報帝悅壬寅遣嗣源將所
部精兵五千自德勝趨鄆州比及楊劉日已暮陰雨

道黑將士皆不欲進高行問曰此天贊我也彼必無
備夜度河至城下鄆人不知李從珂先登殺守卒啓
關納外兵進攻牙城城中大擾癸卯旦嗣源兵盡入
遂拔牙城劉遂嚴燕顯犇大梁嗣源禁焚掠撫吏民
執知州事節度副使崔箠判官趙鳳送興唐帝大喜
曰總管真奇才吾事集矣卽以嗣源爲天平節度使
梁主聞鄆州失守大懼斬劉遂嚴燕顯於市罷戴思
遠招討使降授宣化留後遣使詰讓北面諸將段凝
王彥章等趨令進戰敬翔知梁室已危以繩內靴中

晉王喜得崔
箠趙鳳

敬翔請王彥章為大將

通鑑紀事 卷一百一十一 五十四
入見梁王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為不肖所謂無不用今敵勢益彊而陛下棄忽臣言臣身無用不如死引繩將自經梁王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用王彥章為大將不可救也梁王從之以彥章代思遠為北面招討使仍以段凝為副帝聞之自將親軍屯澶州命蕃漢馬步都虞候朱守殷守德勝戒之曰王鐵槍勇決乘憤激之氣必來唐突宜謹備之梁王召問王彥章以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出兩日馳至滑州辛酉置酒大會陰遣人具

朱守殷違晉王言不為備遂敗于彥章

舟於楊村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會飲尚未散彥章陽起更衣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趨德勝天微雨朱守殷不為備舟中兵舉鑊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斬首數千級時受命適三日矣守殷以小舟載甲士濟河救之不及彥章進攻潘張麻家口景店諸寨皆拔之聲勢大振帝遣宦者焦彥賓急趨楊劉與鎮使李周固守命守殷棄德勝北城撤屋材為棧載兵械浮河東下助楊劉守備徙其芻糧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五十五

王彦章段凝
攻楊劉李周
悉力拒守

薪炭於澶州所耗失殆半王彦章亦撤南城屋材浮
河而下各行一岸每遇灣曲輒於中流交鬪飛矢雨
集或全舟覆沒一日百戰互有勝負比及楊劉殆亡
士卒之半已已王彦章段凝以十萬之眾攻楊劉百
道俱進晝夜不息連巨艦九艘橫亘河津以絕援兵
城垂陷者數四賴李周悉力拒之與士卒同甘苦彦
章不能克退屯城南為連營以守之楊劉告急於帝
請日行百里以赴之帝引兵救之曰李周在內何憂
日行六十里不廢畋獵六月乙亥至楊劉梁兵塹壘

郭崇韜請築
壘于博州東
岸以固河津

康延孝請降
于嗣源

重複嚴不可入帝患之問計於郭崇韜對曰今彦章
據守津要意謂可以坐取東平苟大軍不南則東平
不守矣臣請築壘於博州東岸以固河津既得以應
接東平又可以分賊兵勢但慮彦章詗知徑來薄我
城不能就願陛下募敢死之士日令挑戰以綴之苟
彦章旬日不東則城成矣時李嗣源守鄆州河北聲
問不通人心漸離不保朝夕會梁右先鋒指揮使康
延孝密請降於嗣源延孝者太原胡人有罪亡犇梁
時隸段凝麾下嗣源遣押牙臨漳范延光送延孝蠟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五十六

書請帝延光因言於帝曰楊劉控扼已固梁人必不能取請築壘馬家口以通鄆州之路帝從之遣崇韜將萬人夜發倍道趨博州至馬家口度河築城晝夜不息帝在楊劉與梁人晝夜苦戰崇韜築新城凡六日王彥章聞之將兵數萬人馳至戊子急攻新城連巨艦十餘艘於中流以絕援路時版築僅畢城猶卑下沙土疏惡未有樓櫓及守備崇韜慰諭士卒以身先之四面拒戰遣使告急於帝帝自楊劉引大軍救之陳於新城西岸城中望之增氣大呼叱梁軍梁

彥章退保鄆家口鄆州奏報始通

嗣源請正朱守殷覆軍之罪不從

段凝尤彥章深入

唐兵復屯德勝梁兵敗走

人斷絕斂艦帝櫂舟將度彥章解圍退保鄆家口鄆州奏報始通李嗣源密表請正朱守殷覆軍之罪帝不從秋七月丁未帝引兵循河而南彥章等棄鄆家口復趨楊劉甲寅遊奕將李紹興敗梁遊兵於清丘驛南段凝以為唐兵已自上流渡驚駭失色而數彥章尤其深入戊午帝遣騎將李紹榮直抵梁營擒其斥候梁人益恐又以火棧焚其連艦王彥章等聞帝引兵已至鄆家口己未解楊劉圍走保楊村唐兵追逐之復屯德勝梁兵前後急攻諸城士卒遭矢

趙張與段凝
諧毀彥章梁
主徵還

石溺水竭死者且萬人委棄資糧鎧仗鍋幕動以千計楊劉比至圍解城中無食已三日矣彥章疾趙張亂政及為招討使謂所親曰待我成功還當盡誅姦臣以謝天下趙張聞之私相謂曰我輩寧死於沙陀不可為彥章所殺相與協力傾之段凝素疾彥章之能而諂附趙張在軍中與彥章動相違戾百方沮撓之惟恐其有功潛伺彥章過失以聞於梁主每捷奏至趙張悉歸功於凝由是彥章功竟無成及歸楊村梁主信讒猶恐彥章旦夕成功難制徵還大梁使

段凝厚賂趙
張求招討使
敬翔李振力
爭不聽
張宗奭請勿
用凝不聽

將兵會董璋攻澤州甲子帝至楊劉勞李周曰微卿善守吾事敗矣八月甲戌帝自楊劉還與唐梁主命於滑州決河東注曹濮及鄆以限唐兵初梁主遣段凝監大軍於河上敬翔李振屢請罷之梁主曰凝未有過振曰俟其有過則社稷危矣至是凝厚賂趙張求為招討使翔振力爭以為不可趙張主之竟代王彥章為北面招討使於是宿將憤怒士卒亦不服天下兵馬副元帥張宗奭言於梁主曰臣為副元帥雖衰朽猶足為陛下捍禦北方段凝晚進功名

未能服人。衆議詢詢，恐貽國家深憂。敬翔曰：將帥繫國安危，今國勢已爾，陛下豈可尚不留意邪？梁主皆不聽。戊子，凝將全軍五萬營于王林，自高陵、津、濟、河、剽掠澶州諸縣。至于頓丘，梁主又命王彥章將保鑿騎士及它兵合萬人屯兗、鄆之境，謀復鄆州。以張漢傑監其軍。庚寅，帝引兵屯朝城。戊戌，康延孝帥百餘騎來犇帝，解所御錦袍、玉帶賜之，以爲南面招討都指揮使，領博州刺史。帝屏人問延孝以梁事，對曰：梁朝地不爲狹，兵不爲少，然迹其行事，終必敗亡。何

康延孝進直
大梁之策

則主旣暗懦，趙、張兄弟擅權，內結宮掖，外納貨賂，官之高下，唯視賂之多少，不擇才德，不校勳勞。段凝智勇俱無，一旦居王彥章、霍彥威之右，自將兵以來，專率歛行伍，以奉權貴。梁主每出一軍，不能專任將帥，常以近臣監之，進止可否，動爲所制。近又聞欲數道出兵，令董璋引陝、虢、澤、潞之兵，自石會關趣太原；霍彥威以汝、洛之兵，自相衛、邢、洛寇鎮定。王彥章、張漢傑以禁軍攻鄆州，段凝、杜晏球以大軍當陛下，決以十月大舉。臣竊觀梁兵聚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五十九
養○勇○蓄○力○以○待○其○分○兵○帥○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
梁○擒○其○僞○主○旬○月○之○間○天○下○定○矣○帝○大○悅○九○月○帝○
在○朝○城○梁○段○凝○進○至○臨○河○之○南○澶○西○相○南○日○有○寇○掠○
自○德○勝○失○利○以○來○喪○芻○糧○數○百○萬○租○庸○副○使○孔○謙○暴○
斂○以○供○軍○民○多○流○亡○租○稅○益○少○倉○廩○之○積○不○支○半○歲○
澤○潞○未○下○盧○文○進○王○郁○引○契○丹○屢○過○瀛○涿○之○南○傳○聞○
俟○草○枯○水○合○深○入○爲○寇○又○聞○梁○人○欲○大○舉○數○道○入○寇○
帝○深○以○爲○憂○召○諸○將○會○議○宣○徽○使○李○紹○宏○等○皆○以○爲○
鄆○州○城○門○之○外○皆○爲○寇○境○孤○遠○難○守○有○之○不○如○無○之○

郭崇韜請長
驅入汴

請以易衛州及黎陽於梁與之約和以河爲境休兵
息民俟財力稍集更圖後舉帝不悅曰如此吾無葬
地矣乃罷諸將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陛下不櫛沐
不解甲十五餘年其志欲以雪家國之讎恥也今已
正尊號河北士庶日望升平始得鄆州尺寸之地不
能守而棄之安能盡有中原乎臣恐將士解體將來
食盡衆散雖畫河爲境誰爲陛下守之臣嘗細詢康
延孝以河南之事度已料彼日夜思之成敗之機決
在今歲梁今悉以精兵授段凝據我南鄙又決河自

固謂我猝不能渡。恃此不復爲備。使王彥章侵逼鄆州。其意冀有姦人動搖。變生於內耳。段凝本非將材。不能臨機決策。無足可畏。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彼城中旣空虛。必望風自潰。苟僞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不然。今秋穀不登。軍糧將盡。若非陛下決志大功。何由可成。諺曰。當道築室。三年不成。帝王應運。必有天命。在陛下勿疑耳。帝曰。此正合朕志。丈夫得則爲王。失則爲虜。吾行決矣。司天奏。今歲天道不利。深入必無功。帝不聽。王彥章引兵踰汶水。將攻鄆州。李嗣源遣李從珂將騎兵逆戰。敗其前鋒於遞防鎮。獲將士三百人。斬首二百級。彥章還保中都。戊辰。捷奏至朝城。帝大喜。謂郭崇韜曰。鄆州告捷。足壯吾氣。已巳。命將士悉遣其家歸興唐。冬十月。帝遣魏國夫人劉氏。皇子繼岌歸興唐。與之訣曰。事之成敗。在此一決。若其不濟。當聚吾家於魏宮而焚之。仍命豆盧革。李紹宏。張憲。王正言。同守東京。壬申。帝以大軍自楊劉濟河。癸酉。至鄆州。中夜進軍踰汶。以李嗣

源

嗣源敗梁兵
圍中都城

李紹奇單騎
擒王彥章并
張漢傑李知
節趙廷隱劉
嗣彬等二百
餘人

源爲前鋒。甲戌旦遇梁兵，一戰敗之。追至中都，圍其城。城無守備，少頃梁兵潰圍出，追擊破之。王彥章以數十騎走，龍武大將軍李紹奇單騎追之，識其聲曰：王鐵槍也。拔稍刺之。彥章重傷馬躓，遂擒之。并擒都監張漢傑、曹州刺史李知節、裨將趙廷隱、劉嗣彬等二百餘人。斬首數千級。廷隱開封人，嗣彬知俊之族子也。彥章嘗謂人曰：李亞子關鷄小兒，何足畏。至是帝謂彥章曰：爾嘗謂我小兒，今日服未？又問爾名善將，何不守兗州？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天

命已去，無足言者。帝惜彥章之材，欲用之，賜藥傅其創，屢遣人誘諭之。彥章曰：余本匹夫，蒙梁恩位至上將，與皇帝交戰十五年，今兵敗力窮，死自其分。縱皇帝憐而生我，我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豈有朝爲梁將，暮爲唐臣，此我所不爲也。帝復遣李嗣源自往諭之。彥章臥謂嗣源曰：汝非邈佶烈乎？彥章素輕嗣源，故以小名呼之。於是諸將稱賀，帝舉酒屬李嗣源曰：今日之功，公與崇韜之力也。彥從紹宏輩語大事去矣。帝又謂諸將曰：彥所患惟王彥章，今已就擒，是天意

滅梁也。段凝猶在河上，進退之計，宜何向而可？諸將以爲傳者雖云大梁無備，未知虛實。今東方諸鎮兵，皆在段凝麾下，所餘空城耳。以陛下天威臨之，無不下者。若先廣地，東傳于海，然後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康延孝固請亟取大梁。李嗣源曰：兵貴神速。今彥章就擒，段凝必未之知。就使有人走告之，疑信之間，尚須三日。設若知吾所向，卽發救兵，直路則阻，決河須自白馬南渡。數萬之衆，舟楫亦難猝辦。此去大梁，至近，前無山險，方陳橫行。晝夜兼程，信宿可至。段凝未

延孝嗣源請
亟取大梁

帝殺王彥章

離河上友貞已爲吾擒矣。延孝之言是也。請陛下以大軍徐進，臣願以千騎前驅。帝從之。令下，諸軍皆踴躍願行。是夕，嗣源帥前軍倍道趣大梁。乙亥，帝發中都，昇王彥章自隨。遣中使問彥章曰：吾此行克乎？對曰：段凝有精兵六萬，雖主將非材，亦未肯遽爾倒戈，殆難克也。帝知其終不爲用，遂斬之。丁丑，至曹州。梁守將降。王彥章敗卒有先至大梁，告梁主以彥章就擒。唐軍長驅且至者，梁主聚族哭曰：運祚盡矣。召群臣問策，皆莫能對。梁主謂敬翔曰：朕居常忽卿所言，

以至於此。今事急矣。卿勿以為懟。將若之何。翔泣曰。臣受先帝厚恩。殆將三紀。名為宰相。其實朱氏老奴。事陛下如郎君。臣前後獻言。莫匪盡忠。陛下初用段凝。臣極言不可。小人朋比。致有今日。今唐兵且至。段凝限於水北。不能赴救。臣欲請陛下出居避狄。陛下必不聽從。欲請陛下出奇合戰。陛下必不果決。雖使良平更生。誰能為陛下計者。臣願先賜死。不忍見宗廟之亡也。因與梁主相向慟哭。梁主遣張漢倫馳騎追段凝軍。漢倫至滑州。墜馬傷足。復限水不能進。時

朱珪請帥控
鶴軍出戰梁
主不從

城中尚有控鶴軍數千。朱珪請帥之出戰。梁主不從。命開封尹王瓚驅市人乘城為備。初梁陝州節度使邵王友誨。全昱之子也。性穎悟。人心多向之。或言其誘致禁軍。欲為亂。梁主召還。與其兄友諒。友能。竝幽于別第。及唐師將至。梁主疑諸兄弟乘危謀亂。并皇弟賀王友雍。建王友徽。盡殺之。梁主登建國樓。面擇親信厚賜之。使衣野服。齎蠟詔。促段凝軍。既辭。皆亡匿。或請幸洛陽。收集諸軍以拒唐。唐雖得都城。勢不能久留。或請幸段凝軍。控鶴都指揮使皇甫麟曰。凝

梁主殺友誨
友諒友能友
雍友徽

趙巖奔許州

本非將材。官由幸進。今危窘之際。望其臨機制勝。轉敗為功。難矣。且凝聞彥章軍敗。其膽已破。安知能終為陛下盡節乎。趙巖曰。事勢如此。一下此樓。誰心可保。梁主乃止。復召宰相謀之。鄭珽請自懷傳國寶。詐降以紓國難。梁主曰。今日固不敢愛寶。但如卿此策。竟可了否。珽俛首久之曰。但恐未了。左右皆縮頸而笑。梁主日夜涕泣。不知所為。置傳國寶於臥內。忽失之。已為左右竊之。迎唐軍矣。戊寅。或告唐軍已過曹州。塵埃漲天。趙巖謂從者曰。吾待溫許州厚。必不負

梁主使皇甫麟斷已首麟亦自殺

我遂犇許州。梁主謂皇甫麟曰。李氏吾世讎。理難降。首不可俟。彼刀鋸。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首。麟泣曰。臣為陛下揮劍死。唐軍則可矣。不敢奉此語。梁王曰。卿欲賣我邪。麟欲自剄。梁主持之曰。與卿俱死。麟遂弑梁主。因自殺。梁主為人溫恭儉約。無荒淫之失。但寵信趙張。使擅威福。疎棄敬李舊臣。不用其言。以至於亡。已卯旦。李嗣源軍至大梁。攻封丘門。王瓚開門出降。嗣源入城。撫安軍民。是日帝入自梁門。百官迎謁於馬首。拜伏請罪。帝慰勞之。使各復其位。李嗣源

王瓚出降

李振出降敬
翔縊死

溫韜殺趙巖
來降

詔王瓚收殮
朱友貞

段凝杜晏球
來降

貶鄭珪等十
一人

迎賀帝喜不自勝手引嗣源衣以頭觸之曰吾有天
下卿父子之功也天下與爾共之帝命訪求梁主頃
之或以其首獻李振謂敬翔曰有詔洗滌吾輩相與
朝新君乎翔曰吾二人為梁宰相君昏不能諫國亡
不能救新君若問將何辭以對是夕未曙或報翔曰
崇政李太保已入朝矣翔歎曰李振謬為丈夫朱氏
與新君世為仇讎今國亡君死縱新君不誅何面目
入建國門乎乃縊而死庚辰梁百官復待罪於朝堂
帝宣敕赦之趙巖至許州溫昭圖迎謁歸第斬首來

獻盡沒巖所齎之貨昭圖復名韜辛巳詔王瓚收朱
友貞尸殯於佛寺漆其首函之藏於大社段凝自滑
州濟河入援以諸軍排陳使杜晏球為前鋒至封丘
遇李從珂晏球先降壬午凝將其眾五萬至封丘亦
解甲請降凝帥諸大將先詣闕待罪帝勞賜之慰諭
士卒使各復其所凝出入公卿間揚揚自得無愧色
梁之舊臣見者皆欲齧其面抉其心丙戌詔貶梁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鄭珪為萊州司戶蕭頊為登州司
戶翰林學士劉岳為均州司馬任贊為房州司馬姚

段凝杜晏球
請誅趙巖趙
鵠張希逸張
漢傑張漢俊
朱珪等
詔敬翔李振
撒刺阿撥並
巖等族誅

顓為復州司馬封翹為唐州司馬李懌為懷州司馬
竇夢徵為沂州司馬崇政學士劉光素為密州司戶
陸崇為安州司戶御史中丞王權為隨州司戶以其
世受唐恩而仕梁貴顯故也岳宗龜之從子顓萬年
人翹敖之孫懌京兆人權龜之孫也段凝杜晏球上
言曰梁要人趙巖趙鵠張希逸張漢倫張漢傑張漢
俊朱珪等竊弄威福殘蠹群生不可不誅詔敬翔李
振首佐朱溫共傾唐祚契丹撒刺阿撥叛兄棄母負
恩背國宜與巖等並族誅於市自餘文武將吏一切

慰釋陸思鐸

不問又詔追廢朱溫朱友貞為庶人毀其宗廟神主
帝之與梁戰於河上也梁拱宸左廂都指揮使陸思
鐸善射常於筈上自鏤姓名射帝中馬鞍帝拔箭藏
之至是思鐸從眾俱降帝出箭示之思鐸伏地待罪
帝慰而釋之尋授龍武右廂都指揮使以豆盧革尚
在魏命樞密使郭崇韜權行中書事梁諸藩鎮稍稍
入朝或上表待罪帝皆慰釋之宋州節度使袁象先
首來入朝陝州留後霍彥威次之象先輩珍貨數十
萬徧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官宦者旬日中外爭舉之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七 李
恩寵隆異。己丑詔僞庭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
及諸將校，並不議改更。將校官吏先犇僞庭者，一切
不問。庚寅，豆盧革至自魏。甲午，加崇韜守侍中，領成
德節度使。崇韜權兼內外，謀猷規益，竭忠無隱。頗亦
薦引人物。豆盧革受成而已，無所裁正。丙辰，賜滑
州留後段凝姓名曰李紹欽。耀州刺史杜晏球曰：李
紹虔。乙酉，梁西都留守河南尹張宗奭來朝，復名
全義，獻幣馬千計。帝命皇子繼岌、皇弟存紀等，兄事
之。帝欲發梁太祖墓，斲棺焚其尸。全義上言：朱溫雖

國之深讎，然其人已死，刑無可加。屠滅其家，足以爲
報。乞免焚斲，以存聖恩。帝從之。但鏹其闕室，削封樹
而已。戊戌，加天下節度使李嗣源兼中書令，以北京
留守繼岌爲東京留守，同平章事。帝遣使宣諭諭
諸道，梁所除節度使五十餘人，皆上表入貢。郭崇
韜上言：河南節度使刺史上表者，但稱姓名，未新除
官，恐負憂疑。十一月，始降制以新官命之。癸卯，河
中節度使朱友謙入朝。張全義請帝遷都洛陽，從
之。己巳，賜朱友謙姓名曰李繼麟，命繼岌兄事之。

朱友謙入朝

郭崇韜請誅
溫韜不從

以康延孝為鄭州防禦使，賜姓名曰李紹琛。廢北
都復為成德軍。賜宣武節度使袁象先姓名曰李
紹安，匡國節度使溫韜入朝，賜姓名曰李紹冲。紹冲
多齎金帛，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官，旬日復遣還鎮。郭
崇韜曰：國家為唐雪恥，溫韜發唐山陵，殆徧其罪，與
朱溫相埒耳。何得復居方鎮？天下義士其謂我何！上
曰：入汴之初，已赦其罪，竟遣之。初，梁均王將祀南
郊於洛陽，聞楊劉陷而止，其儀物具在。張全義請上
亟幸洛陽，謁廟畢，即祀南郊，從之。丙辰，復以梁東

京為宣府軍。詔文武官先詣洛陽。甲子，帝發大

梁十二月庚午至洛陽。

二年春二月己巳朔，上祀南郊，大赦。

張溥曰：晉襄公墨衰經，敗秦師于殽，虜孟明視。

西乞穉白乙丙以歸，遂繼文公而霸。晉王李存

勗白服出兵，破梁夾寨，解潞州圍，後竟滅梁。有

天下大孝先安國家，變而合經，二者于費誓之

義不悖矣。晉王志氣遠大，年十一從父克用破

王行瑜，獻捷京師。唐昭宗異其狀貌，手鷄鵝卮。

翡翠盤飲之。撫其背曰。兒有奇表。後當富貴。克用厄于梁。憂形顏色。晉王慰以遵養待時。勿輕沮喪。既朱全忠攻劉仁恭於滄州。仁恭告急。克用怒其反覆。未許。晉王曰。天下之勢。歸朱溫者十七八。自河以北。能爲溫患者。獨我與幽滄耳。今不與之併力。燕必亡。燕亡。卽勢益孤。夫爲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嘗困我。而我閔其急。援之。天下必以爲義。是一舉而名實附也。此吾復振之時。不可失矣。克用乃許。仁恭和。召幽州兵與

周德威李嗣昭共攻潞。拔之。其英雄權畧。定于夙昔。一襲位而趣上黨。救鎮定。滅燕。克魏。連拔諸州。直入大梁。兵敗而復勝。師正而出奇。詢謀良將。決斷胷中。履險若夷。及鋒卽用。至今記其事者。少牢祭廟。錦囊盛矢。過三垂岡。而呼先王之靈。組係燕父子。函梁君臣首。而告成功于天。非漢高光誰與比烈哉。朱溫敗刃脩縣。慚憤病劇。勉歸洛陽。被弑寢殿。友貞柔愚。材非主器。內任趙巖張漢傑。而疎敬翔。外用賀瓌段凝。而殺

謝彥章劉鄩及鐵槍遇擒。晉師入汴，猶疑忌兄弟。殺邵王友誨等五人，徘徊登樓，揮劍嗟晚。然惡盈勢極，賢者莫為。子嬰能殺趙高，不能延秦。子攸能殺爾朱榮，不能延魏。梁之亡也，溫實基之。奈何以存滅之舉望末帝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二十七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二十八

宋 建安袁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莊宗滅蜀

後梁均王乾化三年，蜀太子元膺猥喙齟齬，目視不正，而警敏知書，善騎射，性狷急猜忍。蜀主命杜光庭選純靜有德者使侍東宮，光庭薦儒者許寂、徐簡夫。太子未嘗與之交，言日與樂工群小嬉戲無度，僚屬莫敢諫。秋七月，蜀主將以七夕出遊，丙午太子召

蜀太子元膺
召王宗翰潘
峭毛文錫飲
酒不至請蜀
主貶逐峭文
錫唐道襲言
其將為亂元
膺遣徐瑤常
謙嚴璘攻殺
之蜀主命王
宗侃等討亂
元膺為衛士
所殺

諸王大臣宴飲集王宗翰內樞密使潘峭翰林學士承旨高陽毛文錫不至太子怒曰集王不來必峭與文錫離間也大昌軍使徐瑤常謙素為太子所親信酒行屢目少保唐道襲道襲懼而起丁未旦太子入白蜀主曰潘峭毛文錫離間兄弟蜀主怒命貶逐峭文錫以前武泰節度使兼侍中潘炕為內樞密使太子出道襲入蜀主以其事告之道襲曰太子謀作亂欲召諸將諸王以兵錮之然後舉事耳蜀主疑焉遂不出道襲請召屯營兵入宿衛許之內外戒嚴太子

初不為備聞道襲召兵乃以天武甲士自衛捕潘峭毛文錫至槓之幾死囚諸東宮又捕成都尹潘嶠囚諸得賢門戊申徐瑤常謙與懷勝軍使嚴璘等各帥所部兵奉太子攻道襲至清風樓道襲引屯營兵出拒戰道襲中流矢逐至城西斬之殺屯營兵甚眾中外驚擾潘炕言於蜀主曰太子與唐道襲爭權耳無它志也陛下宜面諭大臣以安社稷蜀主乃召兼中書令王宗侃王宗賀前利州團練使王宗魯等使發兵討為亂者徐瑤常謙等宗侃等陳於西毬場門兼

侍中王宗黯自大安門梯城而入與瑤謙戰於會同殿前殺數千人餘衆皆潰瑤死謙與太子犇龍躍池匿於艦中及暮稍定已酉旦太子出就舟人勺食舟人以告蜀主遣集王宗翰往慰撫之比至太子已爲衛士所殺蜀主疑宗翰殺之大慟不已左右恐事變會張格呈慰諭軍民勝讀至不行斧鉞之誅將誤社稷之計蜀主收涕曰朕何敢以私害公於是下詔廢太子元膺爲庶人宗翰奏誅手刃太子者元膺左右坐誅死者數十人貶竄者甚衆庚戌贈唐道襲太師

謚忠壯復以潘峭爲樞密使冬十月蜀潘炕屢請

立太子蜀主以雅王宗輅類已信王宗傑才敏欲擇一人立之鄭王宗衍最幼其母徐賢妃有寵欲立其子使飛龍使唐文展諷張格上表請立宗衍格夜以表示功臣王宗侃等詐云受密旨衆皆署名蜀主令相者視諸子亦希旨言鄭王相最貴蜀主以爲衆人實欲立宗衍不得已許之曰宗衍幼懦能堪其任乎甲午立宗衍爲太子

四年春正月丙子蜀主命太子判六軍開崇勳府置

徐賢妃使唐
文展諷張格
要王宗侃請
立宗衍爲太
子蜀主不得
已許之

僚屬至境上而別。秋八月戊子，以內樞密使潘峭爲武泰軍節度使，同平章事，翰林學士承旨毛文錫爲禮部尚書判樞密院。

貞明三年秋七月，蜀飛龍使唐文展居中用事，張格附之，與司徒判樞密院事毛文錫爭權。文錫將以女適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庾傳素之子，會親族於樞密院，用樂不先表聞。蜀主聞樂聲，怪之，文展從而譖之。八月庚寅，貶文錫茂州司馬，其子司封員外郎詢流維州，籍沒其家。貶文錫弟翰林學士文晏

唐文展譖貶
毛文錫及其
子弟

爲榮經尉，傳素罷爲工部尚書，以翰林學士承旨庾凝績權判內樞密院事。凝績，傳素之再從弟也。

四年，蜀太子衍好酒色，樂遊戲。蜀主嘗自夾城過，聞太子與諸王鬪鷄擊毬喧呼之聲，歎曰：吾百戰以立基業，此輩其能守之乎？由是惡張格，而徐賢妃爲之內主，竟不能去也。信王宗傑有才略，屢陳時政，蜀主賢之，有廢立意。二月癸亥，宗傑暴卒。蜀主深疑之。

蜀主自永平末得疾，昏瘖，至是增劇，以北面行營招討使兼中書令王宗弼沉靜有謀，五月召還，以爲馬

信王宗傑暴
卒

部都指揮使乙亥召大臣入寢殿告之曰太子仁弱朕不能違諸公之請踰次而立之若其不堪大業可寘諸別宮幸勿殺之但王氏子弟諸公擇而輔之徐妃兄弟止可優其祿位慎勿使之掌兵預政以全其宗族內飛龍使唐文展久典禁兵叅預機密欲去諸大臣遣人守宮門王宗弼輩三十餘人日至朝堂不得入見文展屢以蜀主之命慰撫之伺蜀主殂即作難遣其黨內皇城使潘在迎偵察外事在迎以其謀告宗弼等宗弼等排闥入言文展之罪以天冊府掌

唐文展欲去諸大臣潘在迎洩其謀王宗弼等入罪乃貶流

書記崔延昌權判六軍事召太子入侍疾丙子貶唐文展為眉州刺史翰林學士承旨王保暉坐附會文展削官爵流瀘州在迎炆之子也丙申蜀主詔中外財賦中書除授諸司刑獄案牘專委庾凝績都城及行營軍旅之事委宣徽南院使宋光嗣丁酉削唐文展官爵流雅州辛丑以宋光嗣為內樞密使與兼中書令王宗弼宗瑤宗綰宗夔並受遺詔輔政初蜀主雖因唐制置樞密使專用士人及唐文展得罪蜀主以諸將多許州故人恐其不為幼主用故以光嗣代

蜀主以宋光嗣王宗弼宗瑤宗綰宗夔受遺詔輔政

宦者始用事

殺唐文晟王
保晦唐文裔

貶張格楊玠
許寂潘嶠

之自是宦者始用事六月壬寅朔蜀王昶癸卯太子
即皇帝位尊徐賢妃為太后徐淑妃為太妃以宋光
嗣判六軍諸衛事乙卯殺唐文晟王保晦命西面招
討副使王宗昱殺天雄節度使唐文裔於秦州免左
保勝軍使領右街使唐道崇官蜀唐文晟既死太
傅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張格內不自安或勸格稱疾
俟命禮部尚書楊玠自恐失勢謂格曰公有援立大
功不足憂也庚午貶格為茂州刺史玠為榮經尉吏
部侍郎許寂戶部侍郎潘嶠皆坐格黨貶官格尋再

寵任王宗弼
宋光嗣蜀政
遂衰

彭王宗鼎固
辭軍使

貶維州司戶秋七月壬申朔蜀主以兼中書令王
宗弼為鉅鹿王宗瑤為臨淄王宗綰為臨洮王宗播
為臨穎王宗喬宗夔及兼侍中宗黯皆為琅邪郡王
甲戌以王宗侃為樂安王丙子以兵部尚書庾傳
素為太子少保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蜀主不親政
事內外遷除皆出於王宗弼宗弼納賄多私上下咨
怨宋光嗣通敏善希合蜀主寵任之蜀由是遂衰
蜀諸王皆領軍使彭王宗鼎謂其昆弟曰親王典兵
禍亂之本今王少臣彊讒間將興繕甲訓士非吾輩

王廷紹等大為蜀患周庠切諫不聽

嚴旭遷蓬州刺史

所宜為也。因固辭軍使。蜀主許之。但營書舍植松竹自娛而已。乙丑，蜀主以內給事王廷紹、歐陽晃、李周輅、朱光葆、宋承蒞、田魯儔等為將軍及軍使，皆干預政事，驕縱貪暴，大為蜀患。周庠切諫，不聽。晃患所居之隘，夜因風縱火，焚西鄰軍營數百間。明日，召匠廣其居。蜀主亦不之問。光葆，光嗣之從弟也。五年，蜀主奢縱無度，日與太后太妃遊宴於貴臣之家，及遊近郡名山，飲酒賦詩，所費不可勝紀。仗內教坊使嚴旭彊取士民女子內宮中，或得厚賂而免之。

韓昭乞賣數州刺史以營居第

王衍北巡段融諫不從

以是累遷至蓬州刺史。太后太妃各出教令賣刺史令錄等官，每一官闕，數人爭納賂，賂多者得之。六年秋七月乙卯，蜀主下詔北巡，以禮部尚書兼成都尹長安韓昭為文思殿大學士，位在翰林承旨上。昭無文學，以便佞得幸，出入宮禁。就蜀主乞通渠巴集數州，刺史賣之，以營居第。蜀主許之。識者知蜀之將亡。八月戊辰，蜀主發成都，被金甲，冠珠帽，執弓矢而行，旌旗兵甲亘百餘里。雒令段融上言不宜遠離都邑，當委大臣征討，不從。九月次安遠城。冬十月

辛酉蜀主如武定軍數日復還安遠十一月庚戌蜀主發安遠城十二月庚申至利州閬州團練使林思謬來朝請幸所治從之癸亥泛江而下龍舟畫舸輝映江渚州縣供辦民始愁怨壬申至閬州州民何康女色美將嫁蜀主取之賜其夫家帛百匹夫一慟而卒癸未至梓州

奪何康女

龍德元年春正月甲午蜀主還成都初蜀主之為太子高祖為聘兵部尚書高知言女為妃無寵及韋妃入宮尤見疎薄至是遣還家知言驚仆不食而卒

王所寵韋妃
高妃

韋妃者徐耕之孫也有殊色蜀主適徐氏見而悅之太后因納於後宮蜀主不欲娶於母族託云韋昭度之孫初為婕妤累加元妃蜀主常列錦步障擊毬其中往往遠適而外人不知藝諸香晝夜不絕久而厭之更藝阜莢以亂其氣結繒為山及宮殿樓觀於其上或為風雨所敗則更以新者易之或樂飲繒山涉旬不下山前穿渠通禁中或乘船夜歸令宮女秉蠟炬千餘居前船却立照之水面如晝或酣飲禁中鼓吹沸騰以至達旦以是為常

奪王承綱女
女自殺

以韓昭潘在
迎顧在珣為
狎客

狎客

宋光嗣等專
橫王錯庾傳
素等不敢規

正

劉贊諷諫蒲
禹卿對策皆
不用

嘉王宗壽極
言社稷將危

張雲直諫流
卒

二年春二月蜀主好為微行酒肆倡家靡所不到惡
人識之乃下令士民皆著大裁帽夏四月蜀軍使
王承綱女將嫁蜀主取之入宮承綱請之蜀主怒流
於茂州女聞父得罪自殺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秋八月蜀主以文思殿大學士
韓昭內皇城使潘在迎武勇軍使顧在珣為狎客陪
侍遊宴與宮女雜坐或為豔歌相唱和或談嘲謔浪
鄙俚褻慢無所不至蜀主樂之在珣彦朗之子也時
樞密使宋光嗣等專斷國事恣為威虐務徇蜀主之

欲以盜其權宰相王錯庾傳素等各保寵祿無敢規
正潘在迎每勸蜀主誅諫者無使謗國嘉州司馬劉
贊獻陳後主三閣圖并作歌以諷賢良方正蒲禹卿
對策語極切直蜀主雖不罪亦不能用也九月庚
戌蜀主以重陽宴近臣於宣華苑酒酣嘉王宗壽乘
間極言社稷將危流涕不已韓昭潘在迎曰嘉王好
酒悲因諧笑而罷冬十月彗星見輿鬼長丈餘蜀
司天監言國有大災蜀主詔於玉局化設道場右補
闕張雲上疏以為百姓怨氣上徹於天故彗星見此

李龜禎諫
飲不聽

通鑑紀事 卷三十三
乃國亡之徵。非祈禳可弭。蜀主怒，流雲黎州，卒於道。
二年春三月己亥朔，蜀主宴近臣於怡神亭，酒酣，君
臣及宮人皆脫冠露髻，喧譁自恣。知制誥京兆李龜
禎諫曰：君臣沈湎，不憂國政，臣恐啟北敵之謀，不聽。
夏四月，帝遣客省使李嚴使于蜀。嚴盛稱帝威德，
有混一天下之志，且言朱氏篡竊，諸侯曾無勤王之
舉。王宗儔以其語侵蜀，請斬之。蜀主不從。宣徽北院
使宋光葆上言：晉王有憑陵我國家之志，宜選將練
兵屯戍邊鄙，積糗糧，治戰艦，以待之。蜀王乃以光葆

李嚴說莊宗
伐王衍

為梓州觀察使，克武德節度留後。五月戊申，蜀主
遣李嚴還。初，帝因嚴入蜀，令以馬市宮中珍玩，而蜀
法禁錦綺珍奇不得入中國，其粗惡者乃聽入中國，
謂之入草物。嚴還以聞，帝怒曰：王衍寧免為入草之
人乎？嚴因言於帝曰：衍童騃荒縱，不親政務，斥遠故
老，昵比小人，其用事之臣，王宗弼、宋光嗣等，諂諛專
恣，黷貨無厭，賢愚易位，刑賞紊亂，君臣上下，專以奢
淫相尚，以臣觀之，大兵一臨，瓦解土崩，可翹足而待
也。帝深以為然。秋八月戊辰，蜀主以右定遠軍使

王宗鐸為招討馬步使帥二十一軍屯洋州乙亥以長直馬軍使林思謬為昭武節度使戍利州以備唐帝復遣使者李彥稠入蜀九月己亥至成都

王宗儔憂憤卒

蜀前山南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宗儔以蜀主失德與王宗弼謀廢立宗弼猶豫未決庚戌宗儔憂憤而卒宗弼謂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等曰宗儔教我殺爾曹今日無患矣光嗣輩俯伏泣謝宗弼子承班聞之謂人曰吾家難乎免矣乙卯蜀主以前鎮江節度使張武為峽路應援招討使蜀宣徽北院使王承

王承班憂家難不免

命安重霸副王承休

休請擇軍驍勇者萬二千人置駕下左右龍武步將四十軍兵械給賜皆優異於它軍以承休為龍武軍馬步都指揮使以裨將安重霸副之舊將無不憤耻重霸雲州人以狡佞賄賂事承休故承休悅之冬十一月蜀主遣其翰林學士歐陽彬來聘彬衡山人也又遣李彥稠東還蜀以唐脩好罷威武城戍召關宏業等二十四軍還成都戊申又罷武定武興招討劉潛等三十七軍辛酉蜀主罷天雄軍招討命王承騫等二十九軍還成都蜀主罷金州屯戍命

蜀罷諸軍

重霸勸承休
求秦州節度
使

王承勳等七軍還成都。初唐僖昭之世，宦官雖盛，未嘗有建節者。蜀安重霸勸王承休求秦州節度使，承休言於蜀主曰：「秦州多美婦人，請爲陛下采擇以獻。」蜀主許之。庚午，以承休爲天雄節度使，封魯國公，以龍武軍爲承休牙兵。乙亥，蜀主以前武德節度使兼中書令徐延瓊爲京城內外馬步都指揮使，延瓊以外戚代王宗弼居舊將之右，衆皆不平。

三年夏六月，帝將伐蜀。辛卯，詔天下括市戰馬。秋九月，蜀主與太后太妃遊青城山，歷文人觀上清宮。

遂至彭州陽平化漢州三學山而還。丁酉，帝與宰相議伐蜀。威勝節度使李紹欽素諂事，宣徽使李紹宏、紹宏薦紹欽有益世奇才，雖孫吳不如，可以大任。郭崇韜曰：「段凝亡國之將，姦諂絕倫，不可信也。」衆舉李嗣源。崇韜曰：「契丹方熾，總管不可離河朔。魏王地當儲副，未立殊功，請依故事，以爲伐蜀都統，成其威名。」帝曰：「兒幼，豈能獨往？當求其副。」旣而曰：「無以易卿。」庚子，以魏王繼岌克西川，四面行營都統崇韜克東，北面行營都招討制置等使軍事悉以委之。又以荆

唐命魏王繼
岌郭崇韜伐
蜀

通鑑紀事 卷三十三
南節度使高季興克東南面行營都招討使鳳翔節度使李繼暉充都供軍轉運應接等使同州節度使李令德充行營副招討使陝州節度使李紹琛充蕃漢馬步軍都排陳斬斫使兼馬步軍都指揮使西京留守張筠充西川管內安撫應接使華州節度使毛璋充左廂馬步都虞侯邠州節度使董璋充右廂馬步都虞侯客省使李嚴充西川管內招撫使將兵六萬伐蜀仍詔季興自取夔忠萬三州爲巡屬都統置中軍以供奉官李從襲充中軍馬步都指揮監押高

蜀王私承休
妻東游秦州
王宗弼蒲禹
卿力諫不聽

品李延安呂知柔充魏王牙通謁辛丑以工部尚書任園翰林學士李愚竝參預都統軍機蜀安重霸勸王承休請蜀王東遊秦州承休到宮卽毀府署作行宮大興力役強取民間女子教歌舞圖形遺韓昭使言於蜀王又獻花木圖盛稱秦州山川土風之美蜀王將如秦州群臣諫者甚衆皆不聽王宗弼上表諫蜀王投其表於地太后涕泣不食止之亦不能得前秦州節度判官蒲禹卿上表幾二千言其略曰先帝艱難創業欲傳之萬世陛下少長富貴荒色惑酒

通鑑紀事 卷三十三
秦州人雜羗胡地多瘴癘萬衆困於犇馳郡縣罷於
供億鳳翔久爲仇讎必生釁隙唐國方通歡好恐懷
疑貳先皇未嘗無故盤遊陛下率意頻離宮闕秦皇
東狩鑿駕不還煬帝南巡龍舟不返蜀都彊盛雄視
鄰邦邊亭無烽火之虞境內有腹心之疾百姓失業
盜賊公行昔李執屈於栢温劉禪降於鄧艾山河險
固不足憑恃韓昭謂禹卿曰吾收汝表俟王上西歸
當使獄吏字字問汝王承休妻嚴氏美蜀主私焉故
銳意欲行 冬十月排陳斬斫使李紹琛與李嚴將

唐陳又稱疾
乞留李愚請
斬之以肅軍
心

驍騎三千步兵萬人爲前鋒招討判官陳又至寶雞
稱疾乞留李愚厲聲曰陳又見利則進懼難則止今
大軍涉險人心易搖宜斬以徇由是軍中無敢顧望
者又薊州人也 癸亥蜀主引兵數萬發成都甲子
至漢州武興節度使王承捷告唐兵西上蜀主以爲
群臣同謀沮已猶不信大言曰吾方欲耀武遂東行
在道與羣臣賦詩殊不爲意 丁丑李紹琛攻蜀威
武城蜀指揮使唐景思將兵出降城使周彥禪等知
不能守亦降景思秦州人也得城中糧二十萬斛紹

李紹琛戰捷
倍道趣鳳州

程奉璉來降
唐軍無險阻
之虞

部兵五百來降且請先治橋棧以俟唐軍由是軍行無險阻之虞辛巳興州刺史王承鑒棄城走紹琛等克興州郭崇韜以唐景思攝興州刺史乙酉成州刺史王承朴棄城走李紹琛等與蜀三招討戰于三泉蜀兵大敗斬首五千級餘衆潰走又得糧十五萬斛於三泉由是軍食優足蜀主聞王宗勳等敗自利州倍道西走斷桔柏津浮梁命中書令判六軍諸衛事王宗弼將大軍守利州且令斬王宗勳等三招討李紹琛晝夜兼行趨利州蜀武德留後宋光葆遺郭

宋光葆王承
肇王宗威王
崇岳皆降

崇韜書請唐兵不入境當舉巡屬內附苟不如約則背城決戰以報本朝崇韜復書撫納之巳丑魏王繼岌至興州光葆以梓綿劔龍普五州武定節度使王承肇以洋蓬壁三州山南節度使兼侍中王宗威以梁開通渠麟五州階州刺史王崇岳以階州皆降承肇宗侃之子也自餘城鎮皆望風款附天雄節度使王承休與副使安重霸謀掩擊唐軍重霸曰擊之不勝則大事去矣蜀中精兵十萬天下險固唐兵雖勇安能直渡劔門邪然公受國恩聞難不可不赴願與

安重霸給王
承休西歸以
秦隴來降

公俱西承休素親信之以爲然重霸請賂羌人買文
扶州路以歸承休從之使重霸將龍武軍及所募兵
萬二千人以從將行州人餞於城外承休上道重霸
拜於馬前曰國家竭力以得秦隴若從開府還朝誰
當守之開府行矣重霸請爲公留守承休業已上道
無如之何遂與招討副使王宗泐自文扶而南其地
皆不毛羌人抄之且戰且行士卒凍餒北至茂州餘
衆二千而已重霸遂以秦隴來降郭崇韜遺王宗
弼等書爲陳利害李紹琛未至利州宗弼棄城引兵

王宗弼與王
宗勳等三招
討合謀送款
於唐

西歸王宗勳等三招討追及宗弼於白芳宗弼懷中
探詔書示之曰宋光嗣令我殺爾曹因相持而泣遂
合謀送款於唐十一月丙申蜀主至城都百官及
後宮迎於七里亭蜀主入妃嬪中作回鶻隊入宮丁
酉出見羣臣於文明殿泣下霑襟君臣相視竟無一
言以救國患戊戌李紹琛至利州修桔柏浮梁昭武
節度使林思謬先棄城犇閬州遣使請降甲辰魏王
繼岌至劔州蜀武信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宗壽以遂
合渝瀘昌五州降王宗弼至成都登太玄門嚴兵自

王宗弼劫遷
蜀主及太后
後宮諸王于
西宮自稱西
川留後

李紹琛與李
嚴欲速戰破
蜀遂入鹿頭
關

嚴入成都撫
諭蜀主以母
妻為託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衛蜀主及太后自往勞之宗弼驕慢無復臣禮乙巳
劫遷蜀主及太后後宮諸王于西宮收其璽綬使親
吏於義興門邀取內庫金帛悉歸其家其子承涓杖
劔入宮取蜀主寵姬數人以歸丙午宗弼自稱權西
川兵馬留後李紹琛進至綿州倉庫居民已為蜀兵
所燔又斷綿江浮梁水深無舟楫可渡紹琛謂李嚴
曰吾懸軍深入利在速戰乘蜀人破膽之時但得百
騎過鹿頭關彼且迎降不暇若俟修繕橋梁必留數
日或教王衍堅閉近關折吾兵勢儻延旬浹則勝負

未可知矣乃與嚴乘馬浮度江從兵得濟者僅千人
溺死者亦千餘人遂入鹿頭關丁未進據漢州居三
日後軍始至王宗弼遣使以幣馬牛酒勞軍且以蜀
主書遺李嚴曰公來吾即降或謂嚴曰公首建伐蜀
之策蜀人怨公深入骨髓不可往嚴不從欣然馳入
成都撫諭吏民告以大軍繼至蜀君臣後宮皆慟哭
蜀主引嚴見太后以母妻為託宗弼猶乘城為守備
嚴悉命撤去樓櫓巴西魏王繼岌至綿州蜀主命翰
林學士李昊草降表又命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鐸

宗弼斬宋光
嗣景潤澄李
周輅歐陽晃
韓昭

草降書遣兵部侍郎歐陽彬奉之以迎繼岌及郭崇
韜王宗弼稱蜀君臣久欲歸命而內樞密使宋光嗣
景潤澄宣徽使李周輅歐陽晃熒惑蜀主皆斬之函
首送繼岌又責文思殿大學士禮部尚書成都尹韓
昭佞諛梟於金馬坊門內外馬步都指揮使兼中書
令徐延瓊果州團練使潘在迎嘉州刺史顧在珣及
諸貴戚皆惶恐傾其家金帛妓妾以賂宗弼僅得免
死凡素所不快者宗弼皆殺之辛亥繼岌至德陽宗
弼遣使奉牋稱已遷蜀主於西第安撫軍城以俟王

宗弼賂繼岌
崇韜求西川
節度使

蜀主出降

師又使其子承班以蜀主後宮及珍玩賂繼岌及郭
崇韜求西川節度使繼岌曰此皆我家物奚以獻為
留其物而遣之李紹琛留漢州八日以俟都統甲寅
繼岌至漢州王宗弼迎謁乙卯至成都丙辰李嚴引
蜀主及百官儀衛出降於升遷橋蜀主白衣銜璧牽
羊草繩縈首百官衰經徒跣輿櫬號哭俟命繼岌受
璧崇韜解縛焚櫬承制釋罪君臣東北向拜謝丁巳
大軍入成都崇韜禁軍士侵掠市不改肆自出師至
克蜀凡七十日得節度十州六十四縣二百四十九

唐自出師至
克蜀凡七十
日

梁震料唐主
得蜀驕而必
亡

魏王斬王承
休王宗洵并
其子

通鑑紀事 卷二百一十八
兵三萬鎧仗錢糧金銀繒錦共以千萬計高季興聞蜀亡方食失匕著曰是老夫之過也梁震曰不足憂也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安知其不為吾福楚王殷聞蜀亡上表稱臣巴營衡麓之間為菟裘之地願上印綬以保餘齡上優詔慰諭之十二月癸酉王承休王宗洵至成都魏王繼岌詰之曰居大鎮擁彊兵何以不拒戰對曰畏大王神武曰然則何不降對曰王師不入境曰所俱入羌者幾人對曰萬二千人曰今歸者幾人對曰二千人曰可以償萬人之死矣

皆斬之并其子 閏十二月丁酉詔蜀朝所署官四品以上降授有差五品以下其地無取者悉縱歸田里其先降及有功者委崇韜隨事獎任又賜王衍詔略曰固當裂土而封必不薄人於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

明宗天成元年春正月庚申魏王繼岌遣李繼曠李嚴部送王衍及其宗族百官數千人詣洛陽 三月乙巳王衍至長安有詔止之 三月伶人景進等言於帝曰魏王未至康延孝初平西南猶未安王衍族

景進等勸帝
除王衍族黨

張居翰改敕一字以全蜀

向延嗣殺衍宗族衍母徐氏痛罵

馬全不食卒

黨不少聞車駕東征恐其為變不若除之帝乃遣中使向延嗣齎勅往誅之勅曰王衍一行竝從殺戮已印畫樞密使張居翰覆視就殿柱措去衍字改為家字由是蜀百官及衍僕役獲免者千餘人延嗣至長安盡殺衍宗族於秦川驛衍母徐氏且死呼曰吾兒以一國迎降不免族誅信義俱棄吾知汝行亦受禍矣夏六月蜀百官至洛陽永平節度使兼侍中馬全曰國亡至此生不如死不食而卒以平章事王鐸等為諸州府刺史少尹判官司馬亦有復歸蜀者

王衍壽請葬

三年夏六月陝州行軍司馬王宗壽表請葬故蜀主王衍秋七月乙巳贈衍順正公以諸侯禮葬之張洎曰蜀太子元膺之死鄭王宗衍之立皆非建意也唐襲以舞僮得幸元膺易之數相構誣七夕之宴王宗翰不至元膺遷怒于潘峭毛文錫請賜貶斥襲即告其為亂召兵入衛倉惶疑鬪並見殺傷襲中流矢墜馬死元膺匿躍龍池檻中亦為衛兵所殺既議立儲建心屬宗輅宗傑徐賢妃結宦者唐文扈教相士言宗衍相貴

通鑑紀事 卷一百二十八
又諷張格贊成之。遂立爲太子。夫元膺告變。建遣宗翰慰撫。急望生全。衍雖以母寵得立。建嘗憂其幼懦。弗克勝任。慈父之愛。知子之明。於人情無大相遠。且釁非巫蠱。而啓子弄父兵之禍。女異驪戎。而開廢長立少之疑。建亦心知其非。不能自斷。豈老夫耄焉。慮鮮及世哉。衍方願大口垂手過膝。顧目見耳。以皮相之誠。善于元膺之猴喙齧齒。然朝盈狎客。國效醉粧。毋妃鬻官。寺人出鎮。太史奏貪狼之風。君臣迷甘州之曲。

般樂待亡。何以延久。唐郃崇韜。李紹琛。輔魏王繼岌入討。自出師至克蜀。凡七十日。自古國家覆亡。未有若是速者。衍輿襯出降。僅冀勉死。莊宗聽景進言。竟負信三辰。湛彼一族。殺降不仁。禍不旋踵。然身爲臣虜。死生在人。秦川悲怨。又誰咎哉。王宗弼。王宗壽。皆建養子。宗弼受詔輔政。賣國劫君。宗壽諫衍荒飲。守義不降。蜀亡之後。收王氏十八。喪葬之。長安南三趙村。忠臣板蕩。於家人見之。然宗弼輸款。所求惟西川節度。

反為崇韜所誅。宗壽亡入熊耳山。唐明宗義而
 官之。為叛首者。果何益乎。徐賢妃臨刑叫呼。劉
 氏死不受辱。衍上愧其母。下愧其妾。斯時亦哀
 已為陳長城公。而所遭不若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二十八終

文化乙丑

